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400

10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四〇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星期一

下午三时十五分在纽约

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阿拉尔孔先生 （古巴）
 （副主席）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68〕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第三委员会的报告〔77〕

—对南部非洲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给予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在人权的享受上所发生的不良影响：第三委员会的报告〔78〕

—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第三委员会的报告〔6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请各代表团合作严格遵守上述时限。

会议于下午三时五十分开始

议程项目 68、77、78 和 69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a)第三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A/10320）；

(b)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10336）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10309）

对南部非洲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给予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在人权的享受上所发生的不良影响：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10321）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10330）

第三委员会报告员塞凯拉·卡宁达夫人（扎伊尔）提出了该委员会的报告（A/10320、A/10309、A/10321和 A/10330）之后，作了如下的发言。

塞凯拉·卡宁达夫人（扎伊尔），第三委员会报告员：我谨向大会提出 A/10320、A/10309、A/10321 和 A/10330 号文件所载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10320 号文件中的报告是关于(a)和(c)分项的，分别讨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这个报告论述的问题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为什么第三委员会在订定工作方案时优先考虑它的原因。

一般性辩论中关于这两个分项的许多发言证实了所有代表团一致强调《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重要性，并且强调必须有共同行动以期达成行动十年的目标。它们同意共同努力，把这一灾祸从地球上清除。

所有代表团都欢迎加纳政府自愿为一九七八年世界会议东道国的提议，这次会议将是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委

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项目时，通过了五项决议草案，其中两项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建议的。在这个报告中，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这五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讨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委员会在此一决议中，谴责在南部非洲及其他地方仍然存在的不可容忍的状况，包括剥夺自决权利、惨无人道而且令人憎恶地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它重申确认被压迫人民为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下自求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合法性。它敦促所有国家忠实、全面地进行合作，采取下列行动和措施，以达成《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目标和目的，执行联合国有关消除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人民从殖民统治和外国征服下解放出来的各项决议。

委员会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审议这个问题。这项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一以 126 票对 1 票，2 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草案二也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建议的，题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这项草案欣赏地注意到，加纳政府表示加纳愿意担任预期作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一项主要特色的世界会议的东道国。这项决议草案在委员会上以 126 票对 1 票、1 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草案三题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确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这项草案以 70 票对 29 票，27 票弃权，获得通过。正如大会会员国众所周知的，这项草案是多次协商，并是第三委员会多次会议以及很紧张的程序性和实质性辩论的主题。

关于这项决议草案的表决问题，我愿告诉大会，阿根廷和泰国代表团对这项草案的表决弃权，但如报告第 15 页脚注所指出的，表决机器没有报导出它们的弃权票。

第三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的关于这个项目的第四项决议草案涉及《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在这个草案中，委员会要大会呼吁所有各国政府毫不

迟延地签署、批准和执行《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决议草案以 88 票对零票，22 票弃权，获得通过。

决议草案五讨论项目 68(a) 和(c)，题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状》在这项决议草案中，大会对批准该公约的国家数目增多，表示满意，并吁请尚未成为该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加入该公约。 这项决议草案在委员会上以 106 票对零票，6 票弃权，获得通过。

发交给第三委员会的 A/10309 号文件中关于大会议程项目 77 的报告讨论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在这方面，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与议程项目 77 有同样标题的一项决议草案。

按照草案，大会将再次重申普遍实现各民族对自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重要，实为享有人权的必要条件。 正如这个报告第 7(c)段所指出的，这项决议草案以 106 票对 1 票，19 票弃权，获得通过。

A/10321 号文件中的报告讨论对南部非洲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给予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在人权的享受上所发生的不良影响。 在这方面，大会认识到，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864(LVI) 号决议，曾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紧急审查若干国家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政权给予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援助的重要性和来源，以及这些援助对延续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而决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审议这个项目，并且，在这方面，将请秘书长把特别报告员的最后报告及小组委员会的建议提交大会该届会议。 如报告第 7 段所指出的，案文在委员会上以 94 票对零票，13 票弃权，获得通过。

A/10330 号文件中的报告讨论人权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关于议程项目 69，第三委员会今年能够向大会建议关于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

促进和平并造福人类的宣言草案。该草案以 95 票对零票, 20 票弃权, 获得通过。此外, 报告第 19 段有一项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建議大会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问题, 作为优先项目。決定草案在委员会上以 105 票对零票, 7 票弃权, 获得通过。

主席: 比利时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

隆盖斯泰先生 (比利时): 主席先生, 我就程序问题正式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七十四和七十七条, 大会宣布暫停关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 A/10320 号文件中的报告结尾所建議给我们的決議草案三的大会辯論, 并因此停止表決, 推迟到第三十一届会议。

主席: 大会上刚有人要求根据议事规则第七十四和七十七条, 暫停关于決議草案三的辯論, 推迟到第三十一届会议。

第七十四條規定:

“除原提議人外, 得由兩名贊成和兩名反對這個動議的代表發言, 然後應立即將該動議付諸表決。”

根據該項規則, 我請兩名贊成和兩名反對這個動議的發言者發言。

威爾遜先生 (利比里亞): 我願附議比利时代表剛才提出的動議。此地有許多代表團並不十分清楚什麼是猶太復國主義和什麼是種族主義, 也有許多代表團尚沒有獲得它們政府的指示。把這項決議草案推遲審議將使這些國家的代表團能徹底研究這個問題, 達成公正不偏的決定。

閣下, 我要求對這個動議進行唱名表決。

主席: 要求發言的遠超過四個代表。我將依次請他們發言, 並請他們說明是贊成或反對這個動議。

阿贾巴德先生（达荷美）：决议草案三处理的问题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都熟悉的问题，因此，我们每个代表团都获得了指示，也都长期参与了造成第三委员会通过该项决议草案的工作。我认为，推迟大会关于这一事项的决定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指示里那样，因此，犹疑是没有用的，大会应当立即作出决定，使其工作得以正常进行。因此，达荷美代表团反对任何推迟这个提议的建议。

杜夫拉女士（乌拉圭）：我愿支持比利时代表提出并经利比里亚代表雄辩地附议的动议。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如果我今天发言反对推迟就第三委员会报告中的决议草案三作出决定，这完全是因为提议人或支持他的人除了缺乏指示外，没有提出任何推迟的理由。我相信，从第三委员会的表决到我们今天的会议这段时间，对真正关心影响到亿万人生命的任何国家的任何代表团而言，都有足够的时间获得指示。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其重要程度由在此的这么多代表可以得到证明——每一个代表团都应义不容辞地寻求指示，以期大会不致把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再推迟一年，而是在适时适地，也就是今日此地，进行表决。

其次，我们在联合国都玩过这套把戏，并且知道这只是一种拖延、浪费时间、精力的花招，以便由拖延时间的办法扼杀若干代表团所不愿面对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容推迟，太真实、紧要了，不容被时间的拖延扼杀。因此，我要求代表们投票反对推迟的动议。

主席：按照议事规则第七十四条，除原提议人外，已有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这个动议的代表发了言，因此这个动议的发言人名单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利比里亚代表已经提出了进行唱名表决的要求。

举行了唱名表决。

主席抽签决定请瑞典首先投票。

赞成：瑞典、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

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扎伊尔、赞比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海地、洪都拉斯、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拉维、墨西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葡萄牙、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斯威士兰、

反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南斯拉夫、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佛得角、乍得、中国、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埃及、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老挝、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尔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波兰、卡塔尔、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

弃权：泰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不丹、缅甸、智利、加蓬、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牙买加、莱索托、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
这个动议以六十七票对五十五票，十五票弃权，遭受否决。

主席：我请比利时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隆盖斯泰先生（比利时）：我愿正式要求大会在就决议草案一和二作出决定之

前，就我们眼前的决议草案三采取决定。大会议事规则第九十一条明白规定：

“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

这项程式提议的目的是尽最后努力——我再说一遍，尽最后努力——以期获得我们心中很珍视的东西，就是万一决议草案三遭到否决，就有可能就决议草案一和二达成共同意见。

主席：比利时代表刚在大会上要求优先表决决议草案三。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的好朋友比利时代表想象一句法国俗话所说的，用棍卡住轮子——成心捣乱，这是不公平的。他为什么不同别人一起有风度地接受失败呢？这是一个议会机构，表决的情形足以为明证，不赞成延迟的比三、四天或更久以来一直遭受着压力而要求延迟的要多出十二票。

在我进入会场前，有三个代表跑来很感抱歉地对我说，他们想对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但在压力下收到他们政府的指示，投票赞成推迟。这是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吗？

当一九四七年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进行表决时，我们阿拉伯人清楚地知道许多国家受到了压力，当时很想从大会退席，但我们有风度地接受了不利的表决结果，没有从大会退席。因此花招继续不停，这种花招将开创我们大家都将感到遗憾的先例，因为，如果你开创了象比利时所要求的那种先例，以后，能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我们对未来决议草案采取同样的策略？我请你作为主席想一想，并且也请大会想一想这个大会只在外来压力下投赞成票吗？我认为，这个程序动议会造成混乱，让我们依次表决，不要表决优先次序或共同意见。共同意见是祸根，因为它不仅在这个决议草案而且在其他决议草案中，都只符合若干国家的共同利益，而象在这里的情形一样牺牲

争取自己独立的一国人民。如果采用这种花招，本届大会就会被卷入混乱纷扰的痛苦之中，这是我们都应当设法避免的。

因此，总结而言，我呼吁听取了报告员提出的报告的所有代表们有次序地采取行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将怎样投票。

为什么不有风度地接受失败？如果大会继续如此，我将保留再发言的权利，用程序、逻辑、任何方便使用的东西，同企图混淆这个问题的人战斗。这是为什么我呼吁这里所有的代表们有次序地就报告员所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这样作，上帝保佑我，也保佑他们吧！

主席：我从沙特阿拉伯代表的发言，推断他反对比利时代表所要求的优先表决。

萨耶格先生（科威特）：在提出他的特别待遇的特别要求，以脱离正常程序时，比利时代表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这是就关于行动十年决议草案达成一个共同意见的最后机会。

这是我们从十月三日当第三委员会首次卷入犹太复国主义决议草案以来，一直听到的同样一个最后通牒。

比利时代表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集团——我假定比利时代表是代表它们发言——关于行动十年方案的共同意见是指的什么？是谈谈而已？是口头支持行动十年方案？或是采取行动？无论如何，它毕竟是《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行动是共同意见的实质，在这个会议厅里有谁会轻信，如不是因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比利时就会参加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在这个会议厅里有谁会轻信，如不是因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共同体集团国家会积极用行动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

记录是清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同南非维持着关系。南非的

主要贸易来往国家中，共同体成员国占大多数。它们全体投票反对全权证书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提出的拒斥南非全权证书的报告。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它们也全体投票反对停止南非的会员国权利。比利时代表是急着要来，拼命要来，到这里来说：“如果你们不支持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我们就会断绝与南非的关系。我们就会停止与南非的贸易，我们就会停止反对停止南非的会员国权利”吗？他没有说过这类话。他所答允的共同意见只是一个口头的共同意见，而行动十年方案则是一个行动的方案。因此，比利时代表的最后结论是不相干的，我促请我的代表同仁们投票反对它。

主席：关于比利时代表所提对决议草案三优先表决的提议的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我们现在对该项动议进行表决。

动议以 74 票对 36 票，26 票弃权，遭受否决。

主席：在否决了推迟的动议和优先表决的动议后，我们面临另一项考虑。我想请大会考虑，不再需要讨论第三委员会的四份报告，而就进行表决。鉴于刚刚的表决情形，我认为我必须请大会决定，我是否可从刚才的两次表决断定应当对本会议开始时提出的报告进行辩论。事实上，已有两个代表团要求在此一辩论上发言。

我愿请大会注意，议事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

“对主要委员会的报告，如至少有三分之一出席大会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认为有必要在……全体会议加以讨论时，应由全体会议加以讨论。这种动议应不经辩论即付表决。”

已经提出过两项要求，一项要推迟，一项要优先表决，两项要求均遭否决，现有两个代表团要求在这一辩论上发言。大会认为听取这两个想解释它们立场的代表团发言有困难吗？似乎没有，因此，我请这两个代表团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这次辩论可能是联合国命运的转扭点，本组织继续存在的决定因素，而它之在十一月十日举行，是有着象征性的意味的。三十七年前的今晚在历史上被称为玻璃渣之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的夜晚，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员对德国的犹太人区域发动了有协调的攻击，烧掉了所有城市的犹太教堂在街上烧掉了圣书以及法典卷轴和圣经。这一晚，犹太家庭遭到袭击，家长被带走，其中有许多一去不回。这一晚，所有犹太商店的橱窗被打烂，德国各个城市街道上满布着碎玻璃，碎成了无数的玻璃渣，使这一晚有了玻璃渣之夜的名称。这一晚，终于导致了焚尸炉、毒气室、奥斯威辛、比克瑙、达考、布痕瓦尔德、特莱辛斯达特莱。这一晚，引发了人类史上最可怕的大屠杀。

这个企图使中东运离和平并且由于深刻而弥漫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产生出来的决议草案，在今天，回首历史最黑暗时期的悲惨日子的今天，来举行辩论，的确是很相称的。开始由于反纳粹联盟而成立的联合国，在三十年后，走上了成为世界反犹太主义的中心的这条路，的确也是很相称的。在去年一些场合上，听取这种形式的讨论，尤其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的讨论，希特勒一定也感到很自在亲切。

如果我们今天必须考虑攻击犹太复国主义，想想看这个组织堕落到何种程度，这实在是可以发人深省的考虑。因为这种攻击不但是最下流的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且也是在这个世界组织中对犹太教的攻击。犹太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它给世人以圣经的人性价值，从它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伟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个宗教还给世人以圣经十诫；古老时代的伟大先知摩西、以塞亚、亚摩斯；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梅摩尼迪斯、斯宾诺莎、马克斯、爱因斯坦；许多艺术大师以及在比例上与世界任何其他民族同样高的科学、文学和人文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而我们一九七五年在此，在这个会议上，想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的宗教进行无耻下流的攻击，想到这里，怎不令人伤痛？

对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一部分的国家参与中世纪以来，首次对这个历史悠久

的宗教进行有组织的攻击一事，我们只能推敲揣测它会演变到什么样的地步。是的，我们被提出这个决议草案的人拖累到这么深了，到中世纪了。

第三委员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原先是一项谴责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决议草案，对这个问题是可以取得共同意见的，这个共同意见对我们大家以及尤其是对我们非洲的同仁们，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然而，没有让这种情形发生，反而是一群陶醉于当然多数的权力感的国家，无视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同意见的重要性，以傲慢的态度，用当然多数，使委员会草率通过把犹太复国主义列入讨论的主题之中。谈到这种卑鄙的行动，实在很难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不是到这里来辩护犹太人民的道德和历史价值的。它们不需要别人的辩护。它们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它们给予了人类许多伟大不朽的东西。它们为人类精神上作出的贡献不是在这样一个会场可以马上让人完全意识到的。

我来这里是来斥责威胁恐吓一般社会并且特别威胁恐吓国际社会的两大恶魔。这两个恶魔是仇恨和无知。这两个恶魔是推动这项决议草案提案者和支持者的力量。这两个恶魔就是那些把这个世界组织，其概念是最初由以色列先知所构想的组织，拖累到今天这步田地的人的特色。

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关键在于它的名称。在圣经中，古耶路撒冷两山之中东面的一座称为锡安山。当时是公元前十世纪。事实上，“锡安”这个名字在旧约中出现了152次，指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是完全富有诗意。先知意味的名称，这个名字的宗教和感情意味起源于耶路撒冷为皇城和圣殿之城。据圣经上说，“锡安山”是上帝的居所。耶路撒冷即是锡安，《以赛亚书》中说，在这里，耶和華统治万民。《诗篇》中说，在这里，他立了大卫为王。

大约三千年前，大卫王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此后耶路撒冷一直是首都。这些世纪以来，“锡安”的名称扩充到意指整个以色列。流亡在外的以色列人忘不了

锡安。

希伯来诗篇作者坐在巴比伦水滨发誓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几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重复着这个誓言，这个誓言是在基督教出现前700年、伊斯兰教出现前1200年就产生的了。

鉴于所有这些涵义，锡安就是指犹太祖国，犹太教的象征，犹太民族愿望的象征。

犹太人不论身在世界何方，在向他的上帝祷告时，都是面向耶路撒冷的。在二千多年的流亡中，这些祷告表示了犹太人民渴望回到自己古老的祖国以色列的愿望。事实上，或多或少，在祖国家乡一直有着犹太人的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民族运动的名称，是古老犹太传统的现代表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出自圣经，一直都是犹太教的一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民而言，就象是亚非的解放运动对亚非人民的关系一样。犹太复国主义是人类史上最激动人心、最有建设性的民族运动之一。从历史而言，它是以四千多年来在选民、圣土之间独特而且完整的联系为基础的。

近代，在十九世纪后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迫害和民族主义这两股力量的刺激，犹太人民组织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把理想付诸实现。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是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在犹太主义盛行的国家中的掠夺、邪恶歧视和压迫。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者和支持者包括了至今犯有反犹太主义和歧视的恐怖罪行的国家，这的确不是巧合，也不令人讶异。

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给以支持，这一点是写在国际联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权之内的，一九四七年并再次为联合国所认可。当时，大会以绝大多数表决，赞成恢复犹太人民在我们古老土地上的独立。

经过几世纪的克服外国征服和流亡的斗争后，重新建立了在以色列的犹太独立

国家。这件事证明了民族平等和自决的这个基本概念是正确的。怀疑犹太人民民族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不仅是否认犹太人民有地球上其他任何人民所享有的权利而且也是否认联合国的中心训示。

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人民对于在同它的名称永远连在一起的土地上发源和归结的意识。它也是犹太民族寻求自我真正满足的工具。在演出这个故事的区域内，阿拉伯民族有二十个主权国家，一亿人民，占地四百五十万平方哩，极丰富的资源。问题因此不是世界是否要向阿拉伯民族主义妥协，而是享有无穷的有利条件、财富和机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会在那一点上，向追求安全与和平生活的另一个中东国家平等而并不过分的权利妥协。

阿拉伯代表在这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意谩骂，可能会让大会产生错误的印象，认为虽然世界其他部分都支持犹太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世界却一直对犹太复国主义充满敌意。事情不是这样的，阿拉伯领导人认识到犹太人民的权利，是完全赞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优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侯赛因王子曾欢迎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他的儿子费赛尔酋长代表阿拉伯世界出席巴黎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谈到犹太复国主义说：

“我们阿拉伯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十分同情的……我们热诚地欢迎犹太人回来……我们一同为改革、改变中东而努力，我们两个运动相辅相成。这个运动是民族性的，而非帝国主义性的。在叙利亚，有我们共存的空间。我确实认为，我们两方任缺其一，就不能成功。”

在这点上，也许可以回顾一九四七年，当联合国内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时，苏联曾强烈支持犹太独立的斗争，尤其值得回顾的是，在我们独立前一天，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说过：

“我们知道，很大一部分犹太人民的愿望是同巴勒斯坦及其未来政府的问题相

关联的。这个事实几乎不需要什么证据……在刚过去的战争中，犹太人民遭受了极大的悲惨痛苦。毫不夸张，这种悲惨痛苦是难以形容的，用死于法西斯侵略者手下的犹太人数这个冰冷的统计数字是难以表达的。在希特勒统治的领土上，犹太人几乎完全被消灭殆尽。死于纳粹刽子手的犹太人总数估计将近六百万……

“联合国不能、也不可以对这种情形淡然处之，因为这是不符合其宪章所宣布的崇高理想的，宪章规定保护人权，不分种族、宗教或性别……”

“西欧国家没有一个能保证犹太人民的基本权利，并保护他们不受法西斯刽子手的暴行，这个事实解释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不考虑这点并且否认犹太人民实现这个愿望的权利，是不公正的。”

这些是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四日大会上所讲的话。

看到这里一些国家，其中有的还是最近才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它们却嘲笑着这个世纪最崇高的一个解放运动，这是多么令人悲哀！这个运动不仅给予了争取独立的各国人民一个鼓舞和决心的榜样，而且在他们准备独立期间或独立之后，还积极地帮助他们。

这个运动体现了独特的先驱精神，体现了劳动的尊严，体现了人类的永恒价值，这个运动向世界提供了社会平等和开放民主的榜样。但在这项决议中，却把它和令人憎恶的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

我们以色列人致力于为以色列所有居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或性别建立力求实现社会最高理想——政治、社会和文化理想——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尽管我们生活中有种种困难问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如此和协地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社会里，法律保障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死刑。在这个社会里言论、行动、思想、表达的自由得到保障。在这个社会里，即使反对我们民族目标的运动在我们国会里也有代表权。请指给我看看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如此多元性的社会。

阿拉伯代表们谈种族主义，不是在嘴上说说而已。二千多年来居住在阿拉伯土地上的80万犹太人到那里去了？他们远在伊斯兰教出现前就形成了一些最古老的聚居地，这些聚居地至今到那里去了？这些人民、他们的产业都到那里去了？

犹太人曾经是中东国家重要的部族，是思想、商业、医学的先导。在今天阿拉伯社会里，他们到那里去了？你们胆敢谈种族主义，我可以骄傲地指出，在我国政府里任职的阿拉伯裔部长；我们国会里的阿拉伯裔副议长；出于自己意愿；在我们国际、边防、警察中服役的阿拉伯裔官兵，他们还往往指挥犹太士兵；每年从中东各地涌向以色列各个城市的成千成万阿拉伯人；中东各地到以色列求医的成群阿拉伯人；逐步发展出来的和平共存；在以色列，阿拉伯文是与希伯来文同等的一个正式语言；在以色列，阿拉伯裔人担任公职是很自然的事，就象在任何阿拉伯国家，犹太裔人担任任何公职是很不适当的事一样，而事实上许多阿拉伯国家连进入都不容易。这是种族主义吗？不是，这是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试想建立一个社会，它虽然可能不完美，但那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在这个社会里，以色列先知的远见将得以实现。我知道，我们有问题。我知道，许多人不同意我国政府的政策。许多在以色列的人也常常不同意我国政府的政策，并且有自由这样作。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在世界上从未真正见过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真正民主国家。

那些誓言要阻碍目前和解行动并且最终阻碍中东和平的人，在每次公开辩论中，总要搞几句危险的反犹太主义腔调。这个目的在不让我们注意到其真正意图的阴毒决议，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和其它类似的步骤都是破坏致力中东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的努力，并且把朝着和平道路前进的人们带入歧途。但他们必不能得逞，因为我一定能重申我国政府在和解基础上，朝向和平大道前进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此又看到挑起向阿拉伯社会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仇恨的另一表现。谁

能相信，阿拉伯国家政府官方会在一九七五这一年散布有关锡安长老的阴毒谎言？谁能相信，我们今天会看到在幼稚园内教导最无耻的反犹太仇恨的阿拉伯社会？谁能相信，一名阿拉伯国家元首在访问友邦时会公开大放其最卑鄙的反犹太主义之词？我们遭受由今天世界最极端形式的种族主义所鼓动的一个社会的攻击，这个种族主义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利比亚的黎波里一个讨论会开幕演说中简练地表现出来，我引述如下：

“区域内除了阿拉伯的存在，将不会有其他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在中东，从大西洋到波斯湾，只允许有一种存在，就是阿拉伯的存在。其他人，不论他们在该区根源多深，都不允许享有自决权利。

看看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悲惨命运！看看苏丹南部黑人的命运！看看黎巴嫩整个基督教徒社区遭遇的可怕危险！看看巴解公开承认的政策！在巴解盟约中，它要求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排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方式的妥协它的代表早几天在此还说，它认为特拉维夫是被占领的领土。看看这些，你们就看到大会所收到的有害决议的根本原因，你们也就看到这个世界上两个孪生恶魔在作怪：提出这个决议的阿拉伯提案国的盲目仇恨，以及支持它们的国家的完全无知和恶毒。

大会面前的问题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是本组织的前途。本组织的构想发源于以色列先知的精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后的反纳粹联盟中诞生，它却堕落成这样一个会场，就象上星期有位一流作者在西方一个最有名的社会和开明思想的报刊上所说的，我引述如下：

“迅速成为整个人类制度史上最腐败、最腐蚀性的产品……几乎没有例外，那些形成多数者都是来自以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压迫著称的国家……”

他继续解释在这个辩论中的现象，我引述如下：

“以色列是一个社会民主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自由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人民和政府极端看重人命，实在极具热忱，尽管有种种挑衅，二十五年来一直

拒绝处死任何被补的恐怖主义者。它们并有古老但生气勃勃的文化、光辉灿烂的技术。在它们立国的简短历史之中，它们所融聚的民族性，对那些代表仍昂首阔步于联合国大楼内的多数新兴国家而言，是一个永远令它们老羞成怒的指责。因此以色列就遭受嫉、憎恨就有人努力要破坏她。长期以来，杀害以色列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他们算计，如果他们能粉碎以色列，那么，其余的文明世界就可听任他们打击。”

他然后结论说：

“我恐怕令人伤感消沉的事实是，文明的火炬燃烧殆尽。世界并不是越来越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甚至部落野蛮主义所统治，而是越来越为一套虚伪的政治陈腔滥调所统治，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累积，而现在它已取得了某种堕落的圣权……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

许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成为人类良心的试验品，文明的试金石，人类永恒价值的严峻考验。一国的人道尺度总是可由它对犹太人口的行为来判断，开创之初总有犹太人，结局团圆时却没有了。

沙俄时代的反犹太大屠杀只不过象冰山露于水面的尖顶，它揭露出不久就在革命风暴中消失的沙俄政权的内在腐败。纳粹的反犹暴行只不过预示了后来在欧洲发生的人类大灾难。

这项恶毒的决议必然对世界全体有良心的人士响起了警钟。不幸的是，犹太人从来一直都是试验品。这个卑鄙行动内所涉的含意确实是可怕的。

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会议厅内所代表的世界分成好的和坏的，有良心的和邪恶的，人道的和卑鄙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犹太人民在历史上将会记得我们感激那些挺身而出，拒绝支持这项恶毒提议的国家。我知道，这个事件将加强这个世界的自由和道义的力量，将坚强它们的决心，巩固它们所极珍视的理想。我知道，这个事件将加强犹太复国主义，正如它减弱联合国一样。

当我站在这个讲坛上时，我国人民长期值得骄傲的历史历历在目。我看到过去历代我国人民的压迫者，在罪恶的队伍中一个接一个地前进，终至消失。我作为一个强大而繁盛的民族的代表，站在各位面前，这个民族经历了这一切，并未灭亡；目前这个可耻的表现和这项决议的提案国也打不倒它。我作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站在这里，这个民族的一位先知曾向这个世界发出一个庄严的预言，这个预言激励了这个世界组织的缔造者，它也就高悬在大楼进口对面：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

在这一节之前三节，以赛亚先知宣布：

“末后的日子……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和三节）。

当我站在这个讲坛上面向各位时，犹太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又一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又成为仇恨、无知和邪恶的受害者。我回顾这些伟大的时刻。我回顾到我很荣幸在这个会上代表的国家的种种伟大之处。我体会到在这个时刻，处在世界各地不论是自由、还是奴役下的犹太人民，他们的祷告和意念，在此刻与我同在。

我站在这里不是哀求。按照你的良心投票吧！因为问题不是以色列或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是本组织的继续存在，它已被专制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拉到丢脸的最低点了。

每个代表团的投票将在历史上记录下它的国家在反犹太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方面的立场。你们自己对你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负责，因为在历史上你们将依此被评价。但是，我们犹太人民是不会忘却的。

对我们犹太人民而言，这在事件层出不穷的丰富历史上，只不过是一个一时的

事件。 我们把信心交托给上帝、交托给我们的信仰、交托给我们由来已久的传统、交托给我们追求社会进展和人类价值的努力、交托给我们的人民，不论他们在那里。对我们犹太人而言，这项基于仇恨、谬误、傲慢的决议是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价值的。 对我们犹太人民而言，它不过只是一张纸，我们只会这样看待它。

主席：在我请达荷美代表发言之前，我提醒大会，他是名单上最后一个发言人。我要告诉大会，按照议事规则第七十三条赋予我的权力，我现在宣布发言报告截止，达荷美代表是最后一个发言人。 这样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在解释投票的发言人名单上，已有二十四个人报名。

阿吉巴德先生（达荷美）：我要向第三委员会报告员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因为她刚才提送大会的有关第三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既清晰又明确。

我们所讲的话主要是在讨论A/10320号文件英文本第22页中的第三号决议草案。自从第三委员会第二一三四次会议通过了在它的唯一执行段中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这件决议草案（A/C.3/L.2195）之后，某些代表团便有了狂热的活动——总之，这些代表团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叫作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民族运动的真正目标被揭穿。从那时候起，那些根本没有选择，只能赶紧帮助它们的盟国和附庸国的国家，其中还包括一个超级大国，便发动了一个玩弄花招的大规模运动，包括出言威胁、辱骂及加施所有各种压力，诱使某些代表团在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时，改变它们的投票。

同样地、直接有关的以色列则作出各种狂乱的假设和解释，想以各种方法清除犹太复国主义的所有一切种族主义污点。因而在图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混为一谈之后又毫不迟疑地使犹太复国主义与解放运动发生联系。达荷美代表团首先要大力地痛斥和谴责这种卑劣的拖延手法。这种手法的目的是在使我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是善良的天使们所发起和组成的。他们遭受迫害，流散到世界各地的，所以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免受苦难。接受这种主张就足以证明是无知而轻浮。

一方面，通过犹太人的定居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鼓励殖民主义，同时，另一方面则不准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回到他们的祖国去收回他们的家产。对于这种情势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看法？代表们认为这是什么办法？就实质而言，犹太复国主义确是与种族隔离没有关系。但是，在它的实际表现上，犹太复国主义却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非常相似，这可以从它和南非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阿拉伯人民所犯的侵略战争，以领土扩张政策为方针的战争，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被占领领土内实施的种族主义政策得到证明。

只要巴勒斯坦问题存在一天，我国代表团就一天不厌烦地把犹太复国主义当作一种种族主义加以谴责。这绝不是一椿偶然的事情，所有的国际会议，特别是世界国际妇女年会议，非洲团结组织最近一届最高级会议及不结盟国家会议都在分析巴勒斯坦人民在犹太人手中受到迫害的程度之后，审慎地将犹太复国主义和各种种族主义政策联在一起，并以它们谴责种族隔离的同等力量来谴责犹太复国主义。

达荷美尊重犹太教完全象它尊重任何一种其它宗教一样，对于受过纳粹暴行痛苦的犹太人民决没有反感；但是，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它的表现中成为一种种族主义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在这许多世纪以前离开他们的土地之后，犹太人民竟然可以靠着联合国回到那块土地上来已经是不平凡的了，却又反而残酷地逐走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只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拥有武力和一个装备过剩和喂得过饱的超级大国的财力和后勤支助。

我国代表团不预备复述叙利亚、埃及、约旦和伊拉克各国代表在第三委员会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时所讲的话。这些话都是充分具有说服力的，而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罪行和这主义酿成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各种后果的证言。

第三委员会不顾某些代表团加施的强大压力，通过A/C.3/L.2159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彻底完成了它的工作，并已向国际社会证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问题不应该只限于南非，而也应该将所有易于助长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或任何其他形式种族歧视的一切意识型态都包括在内，不管从概念的观点来看这种意识型态的主张是多么纯正。

因此，现在只等大会来认可第三委员会对A/C.3/L.2159号文件中决议草案的决定。

我们不要再拖延。暂不表决这件事是没有用的，因为不管我们是今天或明天表决，决不会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这个定局，因为每一个代表团都已接到它本国政府的充分指示。现在正是珍视和平和正义及直率坚决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主

义和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各国以赞成这个决议来证明它们正直诚实的时候。这个决议所说的是要认识犹太复国主义的真面目。

总之，就达荷美而言，我们始终忠于我们的自由抉择、斥责不正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为反对它们而斗争，不管这种罪行发生在什么地方，更不管犯这种罪行的是超级大国、中型国家还是小国。如果我们因为肯定我们对这个草案的表决，有看到联合国瓦解的危险，甚至有使《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失败的危险，我们是在充分认识之下负担我们的责任，因为与其看到联合国在妥协中委屈地活着，我们还不如看它灭亡——宁愿看到它为捍卫及创造真理和正义的胜利而毁灭。关于这一点，为求说明达荷美的立场起见，我要把我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第一委员会中说过的话复述一遍：

“达荷美对联合国是全心全意的，并将不遗余力地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但是，如果某些鼓吹民主的国家每当民主裁决违反它们的利益时就要弄手段来阻止实施民主裁决，甚至不惜使联合国陷于崩溃，那么我们就要断然说明，如果由于某些大国或超级大国的愚蠢，使得联合国崩溃或不能发挥作用的话，小国特别是达荷美，并不会面临末日，最受影响的将是主要大国，因为它们自己扬言，不管说得对不对，负有特别责任。它们最好仔细想一想，是不是真想使联合国垮台，或是切断联合国执行职务所必要的经费。”（A/C.1/PV.2063, 第17页）。

主席：我们现在要在表决前说明投票理由。我要先请有意就第三委员会在A/10320号文件第27段中建议的五个决议草案之中的一个或若干个草案说明投票理由的代表们发言。然后我们分别表决这五个决议草案。凡是要在表决后说明他们投票理由的代表们都可以在这些决议草案全部表决之后有机会加以说明。

努涅斯神父（哥斯达黎加）：我们收到的各决议草案实际上构成一个单一整体，因为每一个草案都在求得其它草案的支持，所以这些决议草案之中，只要有一个草

案是在道德基础方面软弱的，它就会减少其余各草案的道德价值。 A/C.3/L.2159 号文件中已由第三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正是我们现在当作第三委员会报告 (A/10320) 的决议草案三加以审议的草案。 这个草案具有这样重大的道德份量因而抹煞了人们可能认为它所具有的任何其它政治方面。 我国代表团主要是把上星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开会，并就此个荒谬的决议草案写信给本组织秘书长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杰出领袖们所代表的某些精神和道德价值作为考虑决议草案三的根据。 他们在那一封信中说：

“把犹太复国主义同种族主义相提并论就是诬蔑犹太人，而且也是在回复到早先为害人类千百年的反闪米特主义”

天主教会的另外一位领袖阿特兰大城的唐纳兰主教曾强有力地谴责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提议，并断言：

“这个提议与事实真相不符。 它是邪恶的，应该在它出现时随时加以谴责和驳斥。”

因此，今天各基督教会都把反闪米特主义或者引起反闪米特主义的任何态度当作对于给予世界一种宗教的某个民族的抨击，我国政府也同意这一点，而这种宗教也就是其它各种宗教的基础，其中包括我本人所信仰的宗教和反闪米特的决议草案的绝大多数共同提案国所信仰的回教。 我要求我的回教兄弟们考虑到这个真理，将这个真理放在政治权术之上，尊重我们自己的共同精神意识型态的基本价值。

当我年轻时我便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并非只是在重建和巩固以色列国家，而是在解决犹太民族的问题。 国家是有求这个较广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工具。 只要世界上有反闪米特主义的表现和遗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便有可追求的目标。 因此，我认为已在第三委员会中通过，现在正要本大会通过的反闪米特决议草案，明确地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还需要作出艰苦奋斗，直到它达到对犹太民族有利的最后目标为止。

讨论这个决议草案也须要顾到创设联合国的宗旨。 本组织的基本宪章说：它

的目标是：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

本大会可曾有一位代表能在上帝面前宣称：所提议的反闪米特决议可以达到宪章的那一个目标？我要附带说明：这里有些代表们已将他们词典中“上帝”一词删去。我要问他们：他们之中有那一位能够受他本人的良心制裁、不怕羞地说明：可决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违反本组织的基本原则，更未违反构成本组织会员国本身所依据的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崇高人道主义。

可否让我这样说：这些代表们有一种空洞的错觉，以为投票赞成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哥斯达黎加将投票反对这个草案——他们便可伤害犹太民族、损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于损害以色列国。相反的，第三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如果在这里通过了，将成为对犹太民族的一个警告，使他们加强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也成为给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一个警告：希特勒和法西斯罪恶都还未从世界上铲除。

我国代表团对它本身提出的问题是到了表决这个决议草案时，究竟是谁会因通过这个决议草案而受到损害？因这种荒谬的争执而受害最大的将是联合国本身，它的宪章显然将会受到损害。

决议草案三的内容也应当根据历史背景来加以观察，我国代表团就是根据这种背景来考虑这个草案的。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历史上代表一个民族的真正叛变。这个民族对于这么多世纪来所受的迫害和侮辱以及对于它所参加过的解放其他民族的世界革命都已感到厌倦，所以才有一天决定开始它自己的复国革命。事实是犹太人已经参加过许多次争取人类自由的革命，并且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曾经参加过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并在很大程度内参加过俄国革命。

现在让我们有勇气来说明和承认：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欺骗了他们。这些革命无法、且也并不愿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也就是整个民族多年来受尽苦难的问题。为了这个理由，他们听从了他们的先知的预言要回到锡安去。为了这个理由，他们才在以

色列的土地——如果能说话，那是用古老的希伯来语而不用罗马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或英语说话的土地——上重建他们的国家。

但是，我并不是只凭一个教士的心来对你们讲话。现在我也以哥斯达黎加代表的身份，受我国外交部长之托，向本大会提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强有力的肯定意见。用他的话来讲：

“哥斯达黎加代表团奉外交部的指示，反对将犹太复国主义包括在各种形式种族歧视内的不合理的修正案。如果这些修正案被通过了，哥斯达黎加便有痛苦的责任要投票反对载有这种说法的谴责种族主义决议草案。当然这种反对票不会改变我国在所有反对一切形式种族歧视斗争中总是有卓越表现的事实，而且我们深以容忍异己为荣，并以平等地位对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所有各种族，他们都是我们的人民。”

“其次，我认为抨击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使反闪米特主义死灰复燃的变相说法，这个主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和战时纳粹时代的恐怖。因此，除了令人啼笑皆非之外还使我们感到愤怒的是看到一个谴责种族主义和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文件竟然设法要把仇视犹太种族当作合理而加以鼓励。

“第三，犹太复国主义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殖民地奴役和种族迫害的一个民族的解放运动。创立这个主义是要使犹太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此，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看到所谓不结盟集团的许多会员国，自称是反殖民主义的拥护者，因新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而得存在的国家，现在竟然也对犹太复国主义，所有这些解放运动中最老的一个运动，加以攻击。”

我代表一个民主的人民和政府向提出这个声名狼籍而且具有挑衅性的决议草案的各国代表呼吁：从我们的议程上撤销这个草案。现在仍然有时间可以免使我们的本组织染上这个污点。现在仍有时间不辜负全世界人民对我们所抱的信心和希望。这些人民都希望我们在将要通过第三委员会所提的各决议草案时，一致通过一个向种族主义宣战的宣言。许多人民都是，也都曾经是这个主义的受害人——其中当然有分散在所有各国的犹太人民。

我们决心要在象决议草案一和二那样的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满足这个希望。但是，我们感到痛心，因为我们看到这两个宝贵的决议草案受到第三个决议草案内容的影响。

为什么有人企图迫使我们昧着我们的良心，接受不人道的不义行为、谴责继续在全世界痛苦流浪的一个民族，同时我们却把希望的佳音和平等的保证给予曾经并继续受到种族歧视和不公待遇的其他民族？

哥斯达黎加对它的民主生活方式感到骄傲，但是，它将投票反对这个不名誉的反闪米特主义的决议草案，并将投票反对凡与恶意抨击崇高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关的任何其它一种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崇高的非洲各国人民对哥斯达黎加首先赞成的向种族主义宣战宣言具有莫大信心的非洲各国人民，现在可能发觉因为有人想在这些不能单独或个别考虑的决议草案所合成的这个不合逻辑的混合物中，把正义的事业和最不正义的事业搅混在一起，使他们受到挫折或阻挠。

如果阿拉伯各国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如果反犹太复国主义决议草案通过了，它们便获得了莫大的成功，我敢很尊敬也很坚决地警告它们：如果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了，它们所将受到的失败将远超过支持它们者所蒙受的失败。这个决议草案是没有顾忌地招致犹太种族的灭绝，并重开这个民族遭受苦难和虐待的历史。这个决议草案不会使这些代表和他们的政府感到光荣。有一天，在人民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时，他们便会指责这些代表和政府背弃渴求和平、正义和人类尊严的较好世界的人类良知。

最后，让我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对我的犹太兄弟们讲几句话。如果本大会多数通过了这个残酷的决议草案，迫使他们再受迫害，他们千万不要感到沮丧。他们必须继续斗争，用他们的神圣理想和他们对难忘的锡安的向往来加强他们的信心。没有一件事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他们的复国斗争，因为他们的斗争不但是他们本身的斗争，也是所有自由善意人们的斗争。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悠久历史让你

们经过比这个决议更坏的决议而仍得生存，你们一定也会经过这个决议而存在。不要对一个更好的世界或人类的良知失去信心或希望。 让你们的子孙继续做英雄主义和始终主张人类尊严的模范，直到全体人类都得到最后拯救为止。

威尔逊先生（利比里亚）：利比里亚代表团是不赞成 A/10320 号文件中现被称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的决议草案的二十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代表团之一。

这个决议草案的若干提案者曾在他们企图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相提并论时为求证实他们的论点起见，发表了一些精彩的言论。 我注意地听到了所有这些富有说服力的讲话，提案者似乎彼此都在竞争，看谁的雄辩足以使委员会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 我急切地空等着，希望会有一个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的种族主义的定义，但是并没有人提出这个定义来。

种族隔离也就是对南非适用的种族主义有一个固定的涵义。 它指的是根据人的肤色将种族分开。 犹太复国主义是这样的吗？

在第三委员会的辩论中，我们之中有好多非常惊奇和非常失望地看到在所有这些精彩雄辩的言论中竟然没有一字提到《行动十年方案》。 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在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其中有些人目前还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牢狱中受尽折磨。 事实上，使人感到最遗憾的是，我们如此热烈爱护的《行动十年方案》竟因将犹太复国主义视同种族主义的问题而相形见绌。 如果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一个成员出席那一次会议，也许他会高兴得跳起来。

几年前《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开始时，有关行动十年的所有各决议都是凭共同意见通过的。 因此，利比里亚代表团热烈希望维持用共同意见表决的传统办法。 不幸而且极为遗憾地，这个将犹太复国主义视同种族主义的决议草案完全破坏了这个传统办法。 不但是这样，它也影响了非洲集团的团结一致。 这个集团一向对于有关该行动十年的所有各决议都是结成一个统一阵线的。 难道这种情况是各提案国所要的吗？

西欧各国已于第三委员会辩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时说得非常明确：如果这个决议草案被通过了，并被提交大会全体会议，它们不但将投票反对该草案且也将投票反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的有关行动十年的两个决议草案。果真如此，就一定会对《行动十年方案》有不堪设想的影响。这个方案的目的不但是在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人，且也在教育我们的青年要有平等的精神、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历史上的事实是：犹太人复国主义运动是反闪米特主义所造成的。从六一三年至一四〇二年，犹太人曾两度被逐出西班牙，他们也被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逐出过。德国于一八九〇年成立了一个反闪米特党，一直存在到一九三五年。

虽然在一八九七年建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全世界的许多犹太人还是犹预，并未参加这个运动或和它发生关系，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十分把握，究竟这个犹太祖国的理想是否会实现。但是，由于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悲惨遭遇，全世界的许多犹太人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参加这个运动并不是为了种族主义，而是因为事关犹太民族本身的存亡。

全世界的许多基督教徒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具有深刻的精神寓意。各提案国都漠视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特殊方面的事实是我们早就料到的。前几天联合卫理公会主教会主席拉尔夫·沃德曾经表示重视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和道德方面。他说：

“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远超过一个政治实体。它含有犹太民族多少年来特有的道德和精神价值的意义。”

这个决议草案的某些提案国可能认为这个草案的通过就是它们的胜利。不，这并不是它们的胜利。它却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胜利，因为通过这个草案一定会毁灭《行动十年方案》。这是各提案国的原意吗？

我不是预言家，我也未赋有超人的见解能力。但是，可以很合理地推断，如

果这个决议草案被通过了，它便会对本组织有极有害影响，并会使本组织的名誉受到极恶劣的污损。

最后，利比里亚代表团将不赞成这个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 A/10320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三。我们并未参加第三委员会的辩论，所以觉得有说明我们投票理由的必要。我们要加以说明也是因为所发生的特殊情势和各种解释，各方面对它的利用及误用。我们不要任何人误解我们的立场。

让我首先提醒在这里的每一位，南斯拉夫对于中东危机所采的立场不变，这个立场就是：只有在基于以色列撤离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后所占全部领土及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和不可剥夺民族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的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才能保证该区域内所有各民族和各国的自主安全生存。南斯拉夫一直准备对中东危机的这种结局给予它的最大贡献。

我们必须再次说明我们的最深切的信念，认为：以色列负有最重大的责任，因为它始终拒绝尊重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有关决议。以色列的拒绝不但耽误了危机的解决和中东持久和平的建立，同时它也是在该区域内外引起有关这问题的各种紧张和爆发事件的主要原因。

我们投票赞成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显然地，目前实行的犹太复国主义有助于以色列剥夺另一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的侵略并吞政策——这种立场的用意是谴责以色列的这种侵略，并且也是谴责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国内支持这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歧视行为的行动。

我们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对付以色列国内或其它各地的犹太人。我们说这句话是具有充分的道义根据的，因为南斯拉夫的人民——在他们的民族解放战争时受到死亡 170 万人的惊人损失——深切地同情犹太人民的痛苦。其中有好多人同其余的南斯拉夫人并肩作战过。南斯拉夫人民一向是始终尊敬这个民族的，他们的数百万子女都在纳粹的反犹太歼灭运动中同其余的几百万人一起在纳粹的达考、奥斯威辛、茅

特豪森、特雷布林卡和贝尔森各地声名狼藉的死亡营中遭到杀害。

说这个决议具有反闪米特的性质或动机的企图有一个极明显的目的：要将反闪米特主义与正当地谴责以色列侵略及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解放斗争相提并论。指控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的各国为反闪米特主义简直就是侮辱这些国家。我国就是受到过纳粹主义荼毒的一个国家。纳粹主义以反闪米特主义为口号开始它的奴役性征伐。因此，将反闪米特主义的罪名加在我们的身上是荒谬可笑的。

最后，让我再把我们的深切信念说一遍：情势将根本全面好转，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好转，只要以色列撤离一九六七年所占的阿拉伯领土，只要它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以及只要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承认该组织以平等地位参加彻底解决中东危机的所有各阶段。

只有在这种情势之下才能用有效的国际保证来确保中东所有各国，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及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各国代表团都还记得我国代表团曾于第三委员会在十月十七日讨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时对它的投票理由作出了表决前的说明，并已严格地遵照它所接到的毛里求斯政府指示，对该草案投了赞成票。今天早晨，也许是驻联合国的一个最大代表团中的几位大使之一——我不指出这个代表团的国名，以免引起难堪或泄漏双边机密——用电话通知我说：它本国驻在我国首都的大使已获得我国政府的明确保证说，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将改变立场，对第三委员会建议的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某些代表团的通讯路线显然比其他代表团的好。我说这句话——而且我说这句话是供大会载入记录——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接得我国政府的指示，要投票反对第三委员会的建议。因此，我将继续严格遵照我到目前为止实际接到的指示投票。

我认为某些发达大国代表的压力、强迫、威胁引起反感的话和傲慢的屈尊俯就

态度都久已不再对联合国的发展中小国和各独立主权会员国有多大的影响。

如果任何一国代表团在本阶段改变立场，我相信那是代表团与它们本国首都之间有较好通讯的结果，根据它们本国政府进一步研究所得到的明智决定采取独立行动决不会是受到压力的结果。其它的想法至少可以说是狂妄。

我相信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以求获得妥协。我承认我失败了。我失败主要是因为某一国的两位代表用了两个字。他们竟然称70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动为污秽的，其言外之意是说这些国家下流，不能算是朋友。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字，这些代表团中有许多会改变它们的立场。

对联合国是多么可惜，多么不幸，损害是多么重大。

坦普尔敦先生（新西兰）：新西兰非常勉强地迫不得已撤消它在第三委员会中给有关《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头两个决议草案的支持。新西兰是一个在言行上都已坚决建立种族平等的多种族社会，它欢迎按照共同意见通过大会宣布集中行动消除种族主义的行动十年的第2919（XXVII）号决议。新西兰坚决支持第3057（XXVIII）号决议所定《行动方案》的目标。新西兰政府为切实表明它完全反对任何地方发生的以种族为根据的歧视而制定的特别政策已使我们的承诺全无任何疑问。

新西兰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第三委员会决定在本项目下建议第三个决议草案，一个改变行动十年的基本性质的草案，迫使我们改变我们的投票。我们在第三委员会中坚决反对提出这个决议草案，我们并强调说尽管我们非常重视提倡有效行动对世界不只一处所存在的真正种族歧视进行战斗，这个决议草案的通过将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对行动十年的态度。

关于甚么是犹太复国主义或者犹太复国主义有甚么影响的见解，可能不只一种。但是，我们实在无法同意犹太复国主义构成一种种族歧视，可以与例如种族隔离相比。种族隔离才是被普遍认为具有种族主义性的那种主张和行为。

将犹太复国主义称为一种种族主义的争论是在大会中非常纷歧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是不会有损于行动十年的目标。相反的，它将破坏迄今所存在的共同意见，

而使行动十年的所余期间受到危害。就新西兰来说，如果决议草案三的通过造成了把旨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掺入方案，我们将不参加这些行动并将被迫检查我们对整个行动十年的态度。

使人感到更关切的是此事的更广大意义。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就会令人怀疑联合国能否履行它的主要责任之一，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从一九七二年起，国际社会支持行动十年的一致程度，证明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仍能不问意识形态或发展情况，为达到协议的目标，采取一致行动的有效方法。这种对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集体行动造成了联合国虽遭受到许多方面的批评却仍继续具有实效的杰出榜样。

通过这个决议草案的分裂和反面影响将不一定只限于对种族歧视进行战斗和增进人权方面。它也可能会影响到会员国在其它方面一起工作的意愿，并能动摇本组织本身的稳定。

新西兰代表团呼吁全体会员国不要损害现仍存在的机会，可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消除种族主义的灾害，并执行宪章的人权规定。

新西兰将对决议草案一及二弃权，并将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三。我们将维持我们对决议草案四的弃权，因为我们对种族隔离罪行公约有法律上的困难。我们将维持我们对决议草案五的赞助。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我要解释何以联合王国将投票反对第三委员会现在向我们建议通过议程项目 68(a) 下面的决议草案一、二和三。

联合王国曾于第三委员会表决决议草案一和二时赞成这两个草案，正如我们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凭共同意见通过这些决议时赞成它们一样。我本来很希望我也能在今天下午同样地做到这一点。

自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于三年前开始起，我们一

直赞成它。我要向加纳和埃及代表团特别表示敬意。这两国代表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确使行动十年取得它的主题重要性所应该得到的支持。

一如我们之中熟悉行动十年筹备情况者所已知道的，我们已经准备在计划于一九七八年在阿克拉举行的会议上担任积极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对行动十年的其它活动和方案给予充分合作。

我们对于持续这种合作的希望已因十月十七日若干代表团认为须改变行动十年的协议基础而破灭。经过第三委员会的辩论之后，这个提议的整个作用和性质都起了变化。现在它已被改成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十年。

我国无法接受这样的突变。因此我们不得不要应付公开使决议草案一和二与决议草案三发生关联的情势。我相信没有一个代表团会认为我们没有提出充分明确的警告，说明决议草案三的通过会有使我们改变对行动十年的态度的后果。事实上，意大利常驻代表已在他代表共同体的九个国家在第三委员会中发表的协议声明中对这件事分别说明了两次。当时他说通过决议草案三的意思是说共同体九国，全体九个国家，不再能支持反种族主义的行动十年。

现在联合国仍在面临大会接受第三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草案三的可能性。

我国反对通过这个决议草案，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我们认为正如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所指出的，把犹太复国主义诬称为种族主义是使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这样的混淆只能危害以色列国的生存权利，联合王国坚决拒绝和反对任何这种行动。我也要把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九个国家发表的宣言再说一遍：我们完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见解。联合王国坚持这句话。这句话也代表我们今天的意见。

我国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理由是照我们的看法，它只会增添达成中东和平解决的困难。天知道，中东的和平解决已经是够难的了。

最后，我国政府认为联合国是一个能调和我们不同国家利益的唯一论坛，不管目的是在求非殖民化、经济合作、为了安全理事会受理的国际和平安全问题，或是为了有关人权的问题，英国都已经出了力，我们并将继续努力。

但是，由于联合国的本质，它无法在不和睦和分裂的气氛之下获得成功。我们当然应该设法消除歧见，不能挑起纷争。我们认为把犹太复国主义视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行动正是那种对这方面毫无助益的决议。这个任性提出并经胡乱推动的决议已经证明是本大会最具有分裂性的问题。它很可能丧失对反种族主义行动十年的支持。它确已加深了我们的歧见。它有使这整个组织声名扫地的危险。它确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提出的错误问题，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它。如果在这里开会的多数国家的真正愿望是通过这个决议草案，英国不能阻止它终于得到通过。但是，这真是它们的愿望吗？我对它有怀疑。如果根本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这里的多数国家都会深表感谢，而且我猜想，如果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永久打消了，多数国家都会深感宽慰。为了我们全体的缘故，我们应该对今晚在这里有重大关系的这件事作认真而平心静气的考虑。它决不只是通过一个大会决议的事情。

雷先生（加拿大）：加拿大仍和从前一样地坚决反对所有各种形式种族歧视，并完全承担支持《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二三十年来，接连几任的加拿大政府都表示厌恶南非采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将继续谴责这种政策并将永不放松我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压迫性法律的反对。

加拿大在第三委员会投票赞成关于《消除所有各种形式种族歧视行动十年》的决议及关于一九七八年在加纳举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决议，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但是，当时有人也向我们提出了企图将犹太复国主义解释作一种种族歧视的一个决议草案，所以加拿大代表团说过，它认为当时在该委员会受到审议，现在作为决议

草案三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决议草案是不适当、不准确、有争论而且不必要的。因此，加拿大投票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不幸第三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我们肯定地认为这个决议草案破坏并曲解了行动十年的目标。它把一个无法接受的、根本没有必要的因素掺入了行动十年的审议工作。经过好多煞费思考的研讨之后，而且正因为我们认真深切支持《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加拿大政府作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把犹太复国主义解释作一种种族歧视的这个决议草案、不但其本身应受反对且也破坏了关于行动十年的两个有关决议草案。因此，只要这个决议草案存在一天，我们便一天无法支持这三个决议草案中的任何一个草案。所以加拿大将对 A/10320 号文件所载的三个决议草案一、二和三投反对票。

迈纳先生（肯尼亚）：我国代表团曾在第三委员会中赞成推迟这个问题，以便让我们和许多其它代表团有时间研究犹太复国主义问题。这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要求，也不是在玩弄政治手腕。我国代表团无法记起联合国曾在甚么时候切实研究过犹太复国主义。我们确实不能因为我们的无知而埋怨别人，但是，当无知存在时承认无知是合理的，要求给予时间来消除这种无知也是合理的。英文辞典——由于英语不是我的本国语，我必须多用这种辞典——除了别的以外，把“确定”一词作了下面的解释：“决定、断定照所知道的加以限定”。因此，我的问题是我是根据甚么对犹太复国主义作出这个所提议的解释？联合国内外发生的事情并无帮助，只证明了我的无知。更重要的是，本机构没有一个适当的权威学术研究报告可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拟议解释的根据，所以引起了严重的难题。实际上，除了随着各发言人的意向表示愤怒、凌辱或高兴之外，所进行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未对这个问题有丝毫的说明。

本组织的通常惯例是要求它的各机构就联合国被要求作出决定的难题进行研究并提供资料。并没有提出充分理由说在我们中间一些人有时间可从公私研究工作

方面获益以前就要赶快接受这种解释。

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对赞成或反对这个显然过分简单的犹太复国主义定义的表决弃权。

韦希马尔男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最严重程度和后果的挑战。载于 A/10320 号文件并经第三委员会于十月十六日通过的决议草案三的唯一执行段“确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我国舆论都因为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竟然会通过这样一件决议草案而感到惊惧。如果本大会通过决议草案三，在我们的心目中这将对迄今为止盛行于本组织的合作精神的一个严重打击。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相提并论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而且，正当这个微妙的关头，这种相提并论将因引进种族主义的见解而激动情绪、加深愤怒、危害到中东和平解决希望。

我国政府对于中东冲突所采立场同欧洲共同体的其它各成员国的立场一样，是以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和 338(1973) 号决议为根据。意大利代表已于今天上午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这里再次申明这九个国家的立场。照我国政府的看法，和平解决中东冲突必须尊重以色列在被承认的安全疆界内生存的权利，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表明其民族身份的权利，并须包括终止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所作的领土占领。但是，我们为中东情势所提的均衡而具有建设性的办法并非就是说我们能够接受象把犹太复国主义视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那种决议草案。恰恰相反。正因为提出了这一种办法，我们关于中东情势的态度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换句话说，有些限度是我们不能超越的，而这些限度却显然已在这里被超越了。

现在使我们所面临的情势更加恶化的是 A/10320 文件中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三与同文件的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

的决议草案一和二之间已建立了形式和实质性的明确关联。迄今为止，一向获有我们充分支持的行动十年方案的目标，将因一个新的枝节因素的介入，而大有更动，并转变方向。如果决议草案三被通过了，行动十年方案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目标将退入幕后，而将由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毫不相干的政治斗争来取而代之。这样便一定会牺牲通过行动十年方案时所同意的目标，并将危害世界社会迄今为止在向种族歧视进行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

如果大会决定通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三，这样便会使联合国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们不赞成可能危害本组织今后合作前景的一个提案。决议草案三是一个对理智的挑战，向激励联合国创始国的人类理想挑战。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个决议草案只应该得到一个答案——一个坚决而绝对的“不”。

目前我们还没有失去所有的希望。尽管我们有种种困难，理智终将获胜。我们呼吁所有各国代表团和它们的政府都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方面，协助联合国，共同工作，以求消弭世界上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尤其是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并求中东争端的和平公正解决。否则，我们只可宣布，为了上述各种理由，我们只能投票反对A/10320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一、二和三。

考夫曼先生（荷兰）：大会须要对载在 A/10320 号文件内第三委员会的报告所提出的几个决议草案表示意见；这些决议草案都列在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这个标题之下。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委员会内辩论时，已就这些决议草案的案文表示了意见——有些场合是单独表示，其他场合是通过意大利代表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现任主席国来表示。

我国代表团对于载在第三委员会报告内的这些最重要的决议草案，即决议草案一、二和三，愿意毫不含糊地表明立场。

在第三委员会讨论时，提案国代表的一次发言内说得很清楚，现在编为决议草案三的那个决议草案是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而提出的。因此，决议草案一、二和三是不可分离地关连着。我们所要投的票必然要反映这点。

我国代表团认为决议草案三应受谴责。它那单一的执行段等于毫无理由地破坏了种族主义的概念。图使犹太复国主义等于种族主义是歪曲了历史并打击一个民族的完整性和存在。把这种因素引进《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里面等于是把“行动十年”的意义，由普遍公认的，也是荷兰政府热烈坚持的一种理想转变成一种意见分歧的反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政治性运动。

我国代表团所深切关怀的是通过了决议草案三，就会减损联合国的道义力量，污损它的形象，从而严重影响本组织的基础。结果，我们在此地联合国寻求解决办法和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将遭到严重的困难。因此，通过决议草案三就是表示本组织一大挫败。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三。

由于我们现在必须假定决议草案三将被本大会通过，因此决议草案三的执行部分与决议草案一和二的内容之间发生了连系，我国代表团非常遗憾地也必须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投反对票。

哈里先生（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危急的关头，一个严重的关头，我将简短地说明我们将要投的票。

正如我国代表在第三委员会就这个项目发言时所指出的一样，澳大利亚对于联合国及其各机构所进行的向种族歧视罪恶进行战斗的工作非常重视。我们对于个别会员国在国家级和国际级上把《消除种族歧视公约》所载的原则化为具体办法的工作也表示赞赏和欢迎。我们因此欢迎规定一个《向种族主义及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十年》，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行动十年方案是一项偏重行动的方案；指导我们的共同而坚决的努力，随时随地消除基于种族的歧视。

我们特别觉得遗憾的是：本年有一些代表团要使我们迄今在这个课题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遭受危险；它们用这个项目来促进有关中东的政治目的而干冒行动十年失败的危险。当种族歧视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刚要开始时，一些代表团竟然设法破坏和阻挠那个大会的成功，这是可感遗憾的事。

因为我们相信假使大会通过了A/10320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三，结果就会是如此。要求大会确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就是要求我们接受行动十年方案的各项活动不仅应朝向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而且也应消除“犹太复国主义”一词中所概括的宗教和政治愿望。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个提案，并惋惜把这种定义附到其他两个决议草案内使我们不得不反对原定的宗旨和目标长久以来都受我们支持的那个行动十年方案。

《消除种族歧视公约》的第一条内已经载有精确的和详细的种族歧视的定义。澳大利亚已经批准了这个公约，我们接受它的约束而且赋予法律上的效力。我们不相信本大会通过决议草案三——这是和公约相抵触的一个决议——能够在任何方面改变或影响那个公约。

澳大利亚政府正尽一切可能以确保我国人民把非歧视的观念不止当作法律上责

任而且当作道德上义务来接受。此外，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真正关怀的悍然的违犯行为，也不会不表痛惜。但我们不会参加把犹太复国主义视同种族主义的努力，因为这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前题。我们看来：赞成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煽动反犹太主义同时违犯了公约。

我们认为：决议草案三的提案国企图这样相提并论就是歪曲事实，对于中东问题的寻求解决并无帮助，而且会在一些国家内引起增加宗教仇恨的真正可能性。

因此，澳大利亚代表团将反对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同时，由于我们认为那个决议草案歪曲了《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主要宗旨和目标，除非将它撤消，我们遗憾地也必须要反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我们的确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穆图克瓦夫人（赞比亚）：在第三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三提付表决以前，我国代表团将在此时非常简单地说明我们投票的理由。决议草案三载在 A/10320 号文件内的第 24 页和 25 页，它要求大会确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抱歉得很，我国代表团将对这个决议草案弃权。大家应该都清楚，这个决议草案所关连的议程项目 68 的部分是讨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将使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这个行动十年和其方案的目标之一。

我们希望行动十年方案能够成功，因此我们不能支持当前的决议草案。我们很清楚：把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引进行动十年方案之内对行动十年的结果，将有不利影响。有关行动十年及其方案的各决议迄今为止多数是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的。第三委员会会议的进行以及今日下午在本会议厅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向我们显示了这个决议草案一旦通过，这种共同意见就无法维持。我们认为：各国应该普遍参加行动十年方案才能确保向种族主义进行的斗争获得广泛的成功。凡是阻碍普遍支

持和参加的动议，都不能受到欢迎。

让我在此地强调说：我国代表团勉强地采取这个弃权的决定，主要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争的行动十年》发生了关连。我们要这个行动十年获得成功。因此，我们不能参加破坏行动十年的目标的任何大会行动。

在这方面，我们觉得遗憾的是：这个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是我们多年来结为伙伴向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朋友们提出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是在不同的而且更适当的标题下提出来，我国代表团的投票也许就有了不同。但是，象现在这般情况，我们相信既不符合行动十年的事业的利益，也对反犹太复国主义没有帮助，这真是一件憾事。

在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如果这两件事不幸连在一起，为行动十年所得的赞成票和为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所得的赞成票都会增多。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国际上的可能影响将会更大。

我们决定不支持这个决议草案是根据一项了解：就是当前的问题不是支持或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非常明显而且一直未变的。我国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就是由于我们同情并支持我们阿拉伯弟兄的利益。我们一直谴责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以及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各项活动的种族主义色彩。

赞比亚强烈反对各地的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热烈希望这个行动十年将标志这种罪恶的结束。我们谴责在南部非洲、在中东和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现的种族主义。我国致力使《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争的行动十年》彻底成功，因此不欢迎任何足以减损这项成功的事。

杜布拉小姐（乌拉圭）：我国代表团要把我们反对 A/10320 号文件所载的决

议草案三的立场清楚明白地列入记录。那个决议草案提到犹太复国主义并加进了和行动十年完全不相干的政治成分，包括一些没有根据应该拒绝接受的定义在内。

即使有偏袒的狂热也不能使这些经不住一点历史和理智的分析的过渡行为成为正当。把犹太复国主义当成种族主义不仅就是把我们从当前的项目转移到他处，也是混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国代表团看来，这种决议草案只会在世界上一个必须以和平手段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地区内增加敌对。

因此，乌拉圭代表团在此处重投它在第三委员会审议这个决议草案时所投的反票。不过，乌拉圭仍然决定在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种族隔离或歧视方面给予坚定的合作。

肯尼迪先生（爱尔兰）：爱尔兰的政府和人民已经把它们自己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必要结合在一起；这是按照关于这个课题的国际公约行事的，我们是公约的签约国。

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引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中的原则；它们应该是我们这次辩论的指针：

“人与人间基于种族、肤色或族源的歧视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应视为否定联合国宪章原则、侵害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妨害国际友好和平关系及足以扰乱人民间和平与安全的事实，加以谴责。”

（大会第1904(XVIII)号决议）

爱尔兰政府和人民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刚才所引述的原则。

特别是，我们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致彻底反对和憎恶把种族歧视作为正式政策来实施，一如南非施行的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部非洲人民是种族主义最恶毒形式的受害者，他们的情况需要联合国优先注意。

我国代表团对于南非、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局势的态度反映了爱尔兰人民对种族主义受害者的关怀。同样的关怀反映在我们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原则上。我们通过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以及联合国教育和训练方案对南非种族主义的受害人作人道上的援助。在这方面，国际防卫和援助基金应其爱尔兰分处的邀请，并联合爱尔兰反种族隔离运动，在都柏林举行其一九七五年会议，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关于这点，我要提到科威特代表的评论。我国和南非没有外交关系；和那个国家的正式接触也是极少。此外，我国政府一直支持和遵守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促请其他国家也同样做。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一样，我国政府最近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参加种族隔离问题辩论时，表示深信维持以个人为主的接触，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使世界社会的观点对该国政府和统治的白人少数社会发生影响。

现在所说的这些话并不意味我们消除种族歧视的努力只应该限于南部非洲。这类罪恶现象的更狡猾的但同样应受指摘的形式在别处也有，有时和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牵连在一起。我们以同样的坚定态度反对这种现象。

当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二十五周年时，大会宣布《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连同所定的目标，即在十年内尽可能彻底完成消除全世界基于种族、肤色、民族或种族的、血统或族源的一切歧视，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个步骤。我们认为，行动十年方案是进一步实行“人生而自由并在尊严和权利上平等”的这种原则的机会。

从我所说的引伸下去，可见只有最严重和最基本的考虑才能使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关于实施《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以及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一类性质的决议草案，也就是A/10320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一和二。

我们在第三委员会投票赞成决议草案一和二，但是爱尔兰代表团原本希望大会

能有机会首先表决决议草案三，使它能在知道赞成决议草案一和二的全部影响之下进行投票。我们遗憾大会决定不容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无其他选择，只能在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投票时认为决议草案三多半也通过。

我们和欧洲共同体全体成员反对那个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已经在第三委员会由意大利以九国现任主席的国家代表身份加以说明了。我不要把代表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委员会已作的发言重复一次，我只简单地再度说明事实的核心：我们不接受执行部分内的说法，我们坚决认为把犹太复国主义当成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是一项谬误的判断。

由于通过了决议草案三就会断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这就会把犹太复国主义明确地列入行动十年和世界会议的任务范围内。因此如果决议草案三被通过，其他的决议草案就同样不能接受。

通过这些决议草案将表示违背共同目标的精神，丧失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的特色，并将引进分裂的因素，使联合国对这种罪恶战斗时的结合力受到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当前的立场将破坏行动十年的效力及世界大会的成功，将使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对于继续支持这种有价值而且重要的行动十年及其方案的目标，发生困难；这些决议草案，如果三个都通过了，也不能证明对于通过协商努力寻求中东问题的公正而和平的解决办法，有何帮助。

此外，虽然我们承认这也许不是提案国的本意，但决议草案三是危险地接近于行动十年所要战斗的那种罪恶。许多会员国一定会这么解释。把三个决议草案一起通过，在一定的程度上将证明有害于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为进行有效工作而需要的普遍支持和承诺。

我国代表团觉得如果今天把三个决议草案都通过，本组织的效力将会减低。

我们不得不对可能发生此种后果的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以表现我们对于这点的强烈信念。

我国代表团愿在此阶段向大会作最后的呼吁，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三，以便扭转通过该决议草案本组织前途所能招致的后果。

假使决议草案三没有通过，我国代表团将高兴地支持根据第八十一条所作的动议，重新审议本项目，以便能够投票赞成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及在加纳举行会议的决议草案一和二，一如我国代表团通常所当然强烈希望进行的那样。

西基沃先生（斐济）当第三委员会讨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这个课题时，我国代表团没有参加辩论；现在我愿意简单地说明我们对当前决议草案的投票理由。

我们充分支持 A/10320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一、二、四和五。可是，决议草案三使我们为难，目前我们将投票反对。我们决定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原因是由于它把一项新的因素——犹太复国主义的因素——引进向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目标之内，这个目标是我们联合国确保要付出一致的注意和努力的。虽然这个课题过去得到强烈的和一致的支持，例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实施行动十年方案和世界会议的提案就达成了共同意见；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因素却分裂了我们的队伍。它减低了我们的热情；它削弱了我们的决心；同时冲淡了我们援救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受害人的努力；这些人带着希望而且很正当地期望本组织采取一致和联合的行动拯救他们脱离苦海。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要我们把犹太复国主义挑出来加以诬蔑。我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民的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我们并不试图对犹太复国主义下定义；以色列常驻代表已经对它下了很好的定义。

全世界在过去和现在都有民族主义的表现。例如，欧洲、亚洲、非洲的历史

就充满了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推动着他们成立国家、获取独立的英勇和光荣的记载。我国代表团真不了解为什么定要挑出犹太复国主义来骂它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任何人只须向这大厅四周一看——如果他须要提醒的话——就可认清，我们当中的许多国家是在我们表现了民族主义以后才成立的；其中有一些经过了长久而痛苦的期间，经历了艰苦而困难的道路。就以色列来说，犹太复国主义激励了它的人民——经历许多世纪受迫害历史的人民——获得国家，最后在圣经之国也是它祖先的土地上建立了它自己的民族家园。

现在我愿简单地谈一点种族歧视的本身。此地出席的代表有多少人能够诚实地说：在他们的国家内没有施行种族歧视，或者说，部落歧视？我认为那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也可能在例如他们各自国家的移民法和援助方案，分配工作机会及工作等级方面发现一些种族歧视。我认为：仔细研究一下各国通行的办法和原则就可发现它们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有以某种或其他的方式实行的种族歧视。我能够想到的唯一可能没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是天堂。我们全体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实行种族歧视，以南非做得最恶劣和最极端。它的政府，它的商业和全体社会都充满着种族歧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南非现行的种族歧视而不把我们的努力和犹太复国主义牵连起来而削弱我们的努力。

我已经概括说明了我国代表团反对决议草案三的理由。我认为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人，如果一定要有所作为的话，应该在其他领域内去进行，而不必在我们已经划归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的明确斗争这个领域内进行。因此，我们将反对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牵连一起的那个决议草案，并向所有支持各地民族运动的人们以及不愿使我们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力量受到减弱的人们呼吁；事实上，我们是呼吁了解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的一切存心公正的人们，投票反对那个决议草案。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我国代表团对于比利时代表所提的推迟动议未能通过，

以及我们尽力阻止的情况现已发生，感觉非常遗憾。我愿意在举行投票之前说明我国代表团关于提出表决的各草案案文的立场。

我将不重复法国代表团在第三委员会所作的本质上属于技术和法律性质的解释。那项解释仍然有效，而且载入该委员会的记录。特别是我们对于《禁止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评论的真确性。为了法律上理由，我国没有加入那个公约，此项说明载在 A/C.3/SR.2123 号文件内。

为了立场的一贯，我们将对决议草案四弃权。

当然，我们将投票赞成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决议草案五。

法国代表团只有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目标不受转移的范围内，才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投赞成票。但是它这样作是怀有忧惧的。我们的态度和去年的态度大不相同，这由于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把引起混乱的因素带进了行动十年之内。我们充分支持代表欧洲共同体九国的发言人在十月三日和六日所作的发言。我们不止认为决议草案三不合时宜而且不能接受，而且一旦通过，它定会对行动十年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希望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决议草案一和二立场能够得到清楚明白的了解。

这些决议草案的目标在于实施法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的行动方案，但是我们显然认为文字是有意义的，当联合国重申它向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意愿时，它竟指许多特定的事项，但没有一件是和犹太复国主义有关的。如果，由于某种偏差，把我们所要支持的方案妄加补充，不适当地说犹太复国主义等于种族主义，法国代表团就会被迫撤销它的同意，重新考虑它的立场。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将绝对地和坚决地投反对票。我

们不要被混乱的名词和混乱的思想引入歧途，也不愿意卷入一种无意义的文字大杂烩，同时我们希望许多其他的代表团也能采取同样负责任的立场。

我们认为所采的倡议既然是对着那些不久以前就是最恶毒形式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发的，那就更加不合适。我们愿意重申：法国和受这种灾害最烈的人们相同，具有消除并根绝种族主义的正当愿望。可是，当联合国正在设法尽力向这种罪恶进行战斗时，却受到不适当行动的阻碍，不禁令人痛惜。很遗憾的，如果通过了决议草案三，明显地就会减弱我们组织向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战斗力量，因为它会转移注意，分散力量，并削弱那些可能参加的人们的意志。

提议于一九七八年在阿克拉举行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将是《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中心表现；它的成功现在已经严重地受到损害，因为现在已经预期到会有许多国家不参加。一般说来，通过那个决议草案会引起对于联合国公正态度的怀疑，从而减弱我们组织在全世界上所享有的道德权威。

在我们组织内它将是一种不需要的和危险的分裂来源，正如第三委员会内的尖刻辩论所已经表现的那样，这个决议草案在该委员会内通过时，并未得到本组织会员国的半数。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不幸的因素：那个十分不妥的决议草案，对于以协商方式获致中东公正和平的解决的努力能够产生不利的影响。现在还不算太迟。让我向所有各代表团呼吁，请它们对于强要它们作出的选择所生的影响再加考虑，请它们拒绝卷入可能危及本组织前途的过程。

假使大会通过决议草案三，我在此时此地必须说：我国代表团将立即把它对决议一和二所投的赞成票改为弃权，以表达我们那时对行动十年的整个方案所持的一些保留立场。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我国代表团在投票之前所作的投票解释非常简单扼要。我国政府完全而彻底地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的概念。我想我可以不致有被人反驳的危险，说瑞典一直是站在向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无论在联合国内或是他处。我们积极支持目的在向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一切措施。

今天我们本应是高兴地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投赞成票的。可是，在对这三个决议草案投票以前，我要说清楚：由于第三委员会内对决议草案三的投票，并在此地今天早先的投票后，我国代表团不仅要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三，并且也要反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我们这样做抱有最大的遗憾，但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因此，我们也不能投票赞成划拨任何经费给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世界会议。

温奇先生（意大利）：我愿意说明意大利代表团对本大会当前的决议草案所采的立场。开头我要说，我们对比利时提案的投票结果实在是遗憾，这个提案是要推迟审议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三，并把关于决议草案一和二的投票顺序加以颠倒。我们惋惜这些提案不能通过。我国代表团非常希望这些提案能够通过；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避免妨害意大利将采取的、关于各决议草案和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立场。

我们赞同十月三日和六日在第三委员会内代表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所作的发言。关于我们至今仍然绝对反对的决议草案三的被通过，当时我们就觉得遗憾，将来我们更会遗憾。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一和二的各项理由，已经在我所提到的代表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所作的两篇发言内加以说明。因此，我将不重复我自己所说，也不对投票作冗长的解释性发言；我只想简单地说，我们已经一再地向大会各会员国警告过：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对我国和其他国家支持“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所引起的各种不利后果。

我在责任上必须作的这些发言决不影响我国继续向一切形式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决心，我国国会最近批准意大利签订《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足以作为证明。我希望在几个星期以后我能够交存批准书。

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说明我们要按我们的意志来投票的理由了。为了对从科威特代表开头以来可能对我们立场所作的任何解释作出答复起见，我愿说：我们将仔细考虑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范围内的一切提案。如果我们认为某一提案符合在今天以前的向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观点而无不妥的混淆或夹杂其他在政治上并无事实根据的原则，我国就不会不支持那个提案。

阿纳略先生（智利）：今天上午在进行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表决时，智利代表团表示希望联合国在这个悲剧性的冲突中所采的步骤应能导致有助于那个地区和平与正义事业的~~合作~~。我们指出了获致和平与正义的各重要原则——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国家主权，交还一切被占领领土，及尊重那个地区每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个地区的所有各民族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人类文化、进步和创造力交流的传播者。那个地区长久不断的冲突需要特别谨慎和智慧。就智利代表团来说，载在A/10320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三是非常紧要的，应该以绝对的客观和寻求和平与公正解决的合作意愿来处理。智利在这精神下决定在表决那个决议草案时弃权。这有两个主要理由。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是联合国最重要行动之一，应该团结一切国家的努力和支持。

那个决议草案说是要确定并谴责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但由于它的解释和它的极端重要性，它反而会在世界许多地区引起产生恶毒种族仇恨的行动，并引起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行动是智利绝对反对的，但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应该提请大会注意。这个第一项理由是符合智利政府原则宣言中的崇高原则的，它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当然也包括反闪米特主义在内。

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在此时，在目前呈现的政治气氛之下，这个决议草案并不能有助于达致该区和平所不可少的目标，只会加强对立的立场，并使目的在达成和平的困难谈判归于失败。如果和平是优先急务，引进一个冲突的，意气的，使问题进一步扩大和混乱的因素，并无好处。智利希望：恢复和平及充分承认中东一切人民的权利将是消除和防止该区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最有效的办法。

正是为了这些理由，同时本着这种精神，智利代表团将在这次情绪激动的表决中弃权。

胡韦达先生（伊朗）：在许多场合下，无论是大会或别处，伊朗一向是重申谴责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并向一切形式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传统和坚定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众所周知，用不着我在此地说明。我只简单地说：我们充分支持大会第3057(XXVIII)号决议及《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我们决心对那个方案继续全力支持，并对彻底消除全世界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共同战斗作出最大的贡献。可是，显而易见，载在A/C.3/L.2159号文件的决议草案把一个新因素加到向种族主义进行战斗的传统范围以内。这项因素的最基本的根据含糊不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一词有多种不同解释，我们在那个决议草案的意义范围内不能了解得十分清楚。可是，如果我们在第三委员会内投票赞成那个决议草案，同时，如果我们今天也作同样的投票，那是出于我们和阿拉伯弟兄的团结精神。

赛耶赫先生（科威特）：在我说到我国代表团对第三委员会向大会建议的决议草案的投票以前，我可否请求——由于我得到这个发言的机会——对决议草案三的投票采取唱名表决方式。

我是否也可以就此机会提请爱尔兰代表注意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编制的文件(A/AC.115/L.415)，其中有一个表，标题是“南非与联合国会员国的外交和其他官方关系”。在那个文件的第5页，表的次页，爱尔兰的国名出现在两个

栏内——有正式代表团驻在南非的国家，这表示爱尔兰在南非有一个领事馆或其他代表团；和有南非代表团驻在的国家，这也表示南非有商业和技术的办事处或官员驻在爱尔兰。如果爱尔兰代表对这些事实有所争辩，我建议他向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查询，我国代表团今天早先的发言是根据该委员会的资料。

我们将骄傲地和坚决地投票赞成建议的决议草案三。我们要以这种态度来表决该决议草案，是基于：第一，我们所知道的联合国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权威性定义是什么；第二，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式定义是什么。把联合国关于种族主义的权威和正式定义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式定义作一比较，我们得出了结论——我确信任何代表团如果肯去掉掺杂进来的政治和外来因素来观察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出结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联合国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定义载在大会第1904(XVIII)号决议，《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内，它的第1条说：

“人与人间基于种族、肤色、或族源的歧视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应……加以谴责”；

同时，在大会第2106(XX)号决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内更进了一步，在它的第1条内，说：

“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原属国或民族本源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

我们不接受将这个定义加以删节。种族歧视不仅以生物或遗传意义上的种族一词为基础。联合国认为，种族歧视不仅基于肤色；种族歧视也是基于世系，国家本源或民族本源的歧视。这就是种族歧视的定义，少过于此，我们不能接受，因为这是经联合国通过、正式化和权威性的定义。

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与基于肤色的歧视无关的评论，是从简缩和删节的种族主义定义引伸出来的，而不是源于联合国所通过并采用的完整的种族主义定义。

至于犹太复国主义，对不住那些要在辩论中搞咬文嚼字的把戏的人们，本决议草案所说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由一个具体政治组织明确表达出来，那个政治组织在一定的时间发动具体的政治运动，建立具体的政治机构，并以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这种行为的结果可使凡属犹太人都属于该组织，非犹太人都排除在该组织以外——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的正式定义是种族性的而不严格属于宗教的范畴。

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支持我刚才说过的每一个字，为了顾到我们会议的紧急性和各代表的时间，我不想把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所作的声明重读一遍，列入记录；这些声明，经过一再重申，并在以色列流传到现在，构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观念，认为犹太人和犹太结合体，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种宗教结合，而是取得犹太种族社会的成员资格；一个人被接受为犹太人或是被拒绝为犹太人，完全由此决定。

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教条的精华含有一种概念，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由此推论，犹太人就必须有他们自己的犹太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方案是一种双重方案，一方面从世界上任何地方吸收在种族上属于犹太的人到一个地区，同时尽量驱逐那个地区的非犹太人，以便让出空间来容纳进来的犹太人。正如心脏跳动有二种不可分离的有节奏的动作——吸进和抽出的动作——是心脏跳动的不可少的情况一样，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心脏跳动中，吸进犹太人，抽出非犹太人也是实现犹太国的目标所不可少的。

一个国家制订一项名为“回归法”的法律，准许一名从来没有到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回归”，同时却有一项政策，禁止一名巴勒斯坦人实际上返回他的家园，

两者的根据是第一种人是犹太人，第二种人是非犹太人——象这样的一个国家怎能说是民主？对这个国家加上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标记还会有什么疑问？

在犹太国中那些没有被抽出去——或是没有轮到被抽出去——的非犹太人丧失各种资格，实际上就是受不平等待遇；如果犹太人在任何国家受到这种待遇的话，犹太复国主义者首先就会喊出这是反闪米特主义。可是，当犹太人以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义和犹太国的名义使非犹太人丧失同样的资格，受到同样的不平等待遇，他们却说，这不是种族主义，这不是种族歧视。

根据前后一致的原则，我们能够说：一个非犹太人反对犹太人的行动是种族主义而一个犹太人反对非犹太人的同样行动就不是种族主义吗？

那些高谈联合国尊严和联合国正直的人们——请他们记得尊严和正直首先要靠前后一致和诚直无欺，而不能靠歪曲真相，看谁在此地受了影响谁在那里受了影响来适应某一种成见和某一种偏见。

犹太复国主义现在作了一种片面声明，说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主义意义相同，因此，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等于反对犹太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反闪米特主义。

让我回顾：首先发表反对意见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方案的却是犹太人，杰出的犹太知识份子，杰出的犹太思想家和杰出的犹太组织。远在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以前，犹太社区和犹太人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声称和犹太人是同一范围，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主义是同一范围而且相等的这些话都加以非难。到了如今，虽然许多犹太人支持以色列，但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登记并认为自己是持有会员证的积极犹太复国主义份子的还是犹太人当中的极少数。即令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任何他处一样的强大，甚至也许比其他国家的组织强大得多的这个国家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在美籍犹太人的大团体内还是少数。

我们也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我们，无论我们是基督教阿拉伯人或回教阿拉伯人或犹太教阿拉伯人，都把犹太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犹太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犹太主义作为一种宗教传统和精神价值来尊敬。我们如同基督教徒一样地尊敬犹太主义，基督教的耶苏宣称他是要成全不是要废掉。我们作为回教徒也尊敬犹太主义，回教教义告诉我们尊重和敬奉所有的犹太主义的先知。但我们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和犹太主义是同一范围的主张。我们也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和犹太人是同一范围的主张。因此，我们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认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人和反闪米特的说法。

世界上没有一种主义不是可以批评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你想得到的任何主义都是可以批评的对象。可是却有一种主义跑到讲坛上宣称：“不许碰！如果你批评我，你就是批评宗教。如果你批评我，你就是对一个民族表示怀恨。”我说，如果这种理论为人接受，那就等于把犹太复国主义罩上一件有豁免权的外衣，突出于世界上一切其他主义之外，成为唯一的主义，你不可能批评它而不遭受攻击，不遭受侮辱性的责骂，不被称为反闪米特和恨犹太。

这就是歧视：有利于一种主义而反对一切其他主义的歧视。批评纳粹主义难道就是批评日尔曼民族和基督教吗？为什么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就应该必然地被认为是批评犹太主义和犹太民族呢？

犹太复国主义滥用和利用这种理由来平息对它的批评，胁迫它的批评者，同时也吸引否则就不会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同情的那些人向它团结，对它同情。这类情况，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知道在许多场合下犹太复国主义最会利用真的或所谓的反闪米特主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为了增进这个刺激它一切活动的同一原则，一向是首先宣称：任何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即是反闪米特的一种方式。

我们应该不受胁迫。我们反对成了种族主义形式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反对反闪米特主义，但不承认反犹太复国主义等于反闪米特主义。我们尊重犹

太人的信仰。阿拉伯世界中的我们对于欧洲的犹太人因受到欧洲的反闪米特主义的迫害逃到我们的怀抱时，曾经加以接待；我们让他们进来，分享我们的生活，分享我们有限的资源，而且享有和我们自己一样多的自由，因为我们把他们当作人类来接待。只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来的时候，他们不象犹太人那样说“我愿意和你住在一道”，他们却说，“我要住在你的地方”。只有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到来的时候，我们对犹太人的情意才转变成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敌意。但是我们不承认：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了敌意就表示对犹太人的情意减少；犹太人是人类，他们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和排他主义的鼓励。

我们也听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第二十八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一九六八年提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花了七十一年的时间才发现它所号称的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开始时称它自己为殖民主义。赫茨尔写过信给塞西尔·罗兹，我愿意提到他的《日记》的第四卷，从第1193页以下的各节。他说：“请发表一个声明说你已经研究过我的方案并且认为它妥善。罗兹先生，你定会问，为什么我要找你：这因为我的方案是一个殖民方案。”在那个时候，殖民主义很时髦。所以犹太复国主义不难承认它的真正身份是殖民运动。它称它的第一家银行为殖民信托公司。它称它的定居部为殖民部。它称它的各定居所为殖民区。它把它自己和《征服者》发生关连。它把它自己和法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发生关连。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献：这是经犹太复国主义承认了的它的殖民本质。

可是，到了现在，在这一九七〇年代，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今日的时光，犹太复国主义也就看风使舵，称它自己为解放运动。它向甘地提出这个名称，甘地说不成。它想甘地承认它是一个正当的民族运动。但甘地说：“你们在中东是一个外来的团体”。

各解放运动认识它们自己。如今存在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一个不自觉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兄弟般的连系，或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殖民运动。

一个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期望通过解放而不是通过奴役旁人去得到解救。期望通过奴役旁人以得到解救的运动决不会是真正的解放运动。通过驱逐旁人以得到本身集结的运动决不会是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也许想赶浪头，但浪头上的人会把它推开去。犹太复国主义无法作为一个民族解放运动来得到民族解放运动队伍的接受。

我向所有已经宣布要反对建议三的代表团呼吁。我以一致性的理由和真相的理由向他们呼吁。我对它们说，时间还不太迟，如果它们真正地憎恶种族主义，如果它们真正维护真理和一致性，那么，尽管它们作过声明，还请它们投票赞成建议三来挽救联合国吧！请挽救联合国的整体性；请挽救联合国免被认为它是一个在南非说直话，在西南亚却不敢说直话的组织而受人唾骂吧！

卡尔希洛先生（芬兰）：我国政府坚决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已在我们讨论《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各阶段中加以重申。因此，我们支持行动十年的各种活动就是反映我们强烈谴责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内所指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当大会以共同意见通过的第3057(XXVIII)号决议开始了《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并核定《行动十年方案》时，种族歧视的概念就是《公约》内所定的那样。基于这种了解，各国加强和扩大了确保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努力来参加遵守行动十年为此目的所通过的国家方案，在各国，包括我国在内，已经开始实施。

我国政府认为种族歧视公约的目标不应由大会的表决来改变。假使此事发生，那就会使第3057(XXVIII)号决议毁灭和无效，因而解除了各国因通过行动十年方案而承担的义务，因此破坏了行动十年的真正目标的达成。

我国代表团为了在第三委员会已经解释过的原因，必须一贯地在全体大会上投

票反对决议草案三。 由于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三的执行部分严重地影响到行动十年方案，迫得我们也要反对关于行动十年的活动的两个决议草案，这点我们十分遗憾。

约尔特—尼尔森先生（丹麦）：丹麦十分遗憾地不得不投票反对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及提议的有关此事的世界会议的决议草案一和二。 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十分遗憾——我再说一次，十分遗憾——，因为在本组织内没有任何国家比丹麦还要厌恶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因此，我真希望能够继续支持这两个案文，一如我们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投票赞成它们那样。 可是，把犹太复国主义视同种族主义的决议草案三的提出，它得被通过的可能，及决议草案一和二与决议草案三之间所存明显的关连，使得我的希望成为不可能。

我们的反对是基本性的。 我们无条件拒绝那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等于种族主义的危险而不实的概念。 在有效地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分开以前，本组织的努力和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都有一片乌云笼罩，而且我们各国内部的公众支持也将减弱。

但是，如果将来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将高兴地重新研究我们对决议草案一和二态度。 因此，我们真诚希望较好的意见最后会占优势，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更切实和更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恢复与本组织和各国利益有关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以前，我们将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一、二和三。

弗罗尔森先生（挪威）：挪威政府坚决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我国政府站在最前线与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民，即南部非洲的非洲人，给予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依照这个政策，我们盼望积极地参加《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视之为加强认识种族歧视的卑鄙作法和激发世界良心的工具。

我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同等看待。我们拒绝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任何种类或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概念。因此，决议草案三的通过会阻止挪威参加关于《行动十年》的各项活动。由于那个决议草案的通过现在似乎已成定局，我们很抱歉不得不对决议草案一和二也投反对票。

我们原希望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召开时所预期的《行动十年》的成功作出积极贡献，但是由于在这一方面引入了完全无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因素，就使我们无法那样做了。

我觉得也有责任就通过决议草案三会对挪威人民心目中的联合国未来地位产生的有害影响，深表关切，挪威人民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一直就是热心的支持者。我们也关心到通过该决议草案对本组织未来工作的影响。

雷特尔先生（卢森堡）：不久即将举行的投票的确是联合国在最近几年中所举行的最重要一次投票，不仅因为它提出的是实质问题并且因为它会影响本组织的未来工作和我们之间必须保持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具有友好的合作才有可能解决最困难的问题。

虽然过去几个月来，关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已经作出了真正的但是有限度的进展，虽然这不是共同的意见，但至少大家都确认，一方面要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生存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表现其民族特性的权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过去几周来，我们的辩论中加进了一个新

的因素，不仅与当前问题无关，而且会造成分裂，确实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我国向来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他种歧视。所以我们支持在第三委员会辩论中关于《行动十年》的决议草案一和二。不幸的是这两个决议草案事后换进了另一个决议草案，要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我国代表团一定要拒绝把这两种观念同等看待，认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对联合国的未来会造成极端的危险。这个决议草案如果被通过，就会大大地削弱联合国的道义力量和它为国际合作的利益促进真正国际对话的能力。决议草案三和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的决议草案一具有明显连系，使我们非常遗憾地说，我们必须投票反对后者，并反对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的决议草案二。

这些意见在第三委员会已由意大利代表以组成欧洲共同体的九国的名义强有力地表示过了。

作为一个在最近的过去曾受某种形式歧视的小国的代表团，我们完全支持几分钟以前在这讲坛上向所有代表团所作的呼吁，要求对与本组织极关重要的这一问题诚意地考虑它们的立场。

隆热斯泰先生（比利时）：我要确认我国代表团对我们正拟投票表决的决议草案三表示完全反对。意大利代表在第三委员会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九国的名义曾两次令人感动地解释完全反对的理由，我们完全赞成他所说的话。

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种种族歧视。这种情势的不幸发展将强迫我们对决议草案一和二也投反对票。我们这样做是深抱遗憾的，我们在本届大会中已竭尽一切可能去防止事情到达如此的地步。我希望我们的非洲同仁会了解，我们对决议草案一投反对票决不减低比利时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斗争的决心。加纳是与我们保

持最密切关系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加纳同仁和朋友将能体会我们对我国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第三委员会中曾热烈支持的决议草案投票反对，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极好关系稍有变坏。

莫雷诺·马丁内斯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团代表着一个多种族国家社会，在那社会中阿拉伯血统和犹太血统的多米尼加人与从世界各地来的所有各族多米尼加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与旧的西班牙—非洲裔的多米尼加人受同等的待遇。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作种族一体化社会的榜样，我们深以此为荣。

由于上述理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完全赞同有必要向不论何处存在的种族歧视进行战斗。我们根本反对种族主义，因此我们要投票赞成决议草案一和二而盼望决议草案三遭受拒绝。

我们相信把犹太复国主义当作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是错误的、不公平的。决议草案三不但是不公平的、错误的，而且是有损害的。我相信我们大家认识这一点已经很久了。说它有损害是因为它破坏了向种族主义战斗已经达成的共同意见，因为它在中东已有的困难冲突中引入了新的分裂因素，使得那个地区的公正而永久的和平更难产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团要求各位停下来想想看。我们特别吁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使用我们在大会中数目众多的力量对赞同向种族歧视作战的共同意见，加以维护，让我们帮助中东长久受难的人民实现公正和永久的和平。

我相信所有代表团想要在中东看到和平和消灭种族歧视，就必须投票反对把犹太复国主义当作一种种族歧视的想法。投票反对决议草案三就是投票赞成中东有和平和赞成向种族歧视进行战斗。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为了解释我国代表团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

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和《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的决议草案一和二投票立场，请允许我发表几点简短的意见。

对于决议草案三，我国代表团已经在第三委员会中发表过意见，我们绝对拒绝接受它所含的错误观念。

正如我国代表团好几次说过的，特别是一个月前在第三委员会我们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辩论，奥地利对《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寄予很高的期望。因此，我国代表团很高兴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我所提及的决议草案达成了共同意见。而且，我国代表团在第三委员会中对那些决议草案的投票发现并无困难。不过，在那时我国代表团曾经指出，如果A/C.3/L.2159号文件所载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同等看待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我国代表团就会被迫重行考虑对关于《行动十年》的决议草案一和二态度。

那种情况现在似乎已经发生。因为该决议草案的通过显然即将成为事实，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迫不得已只好撤消以前给予《行动十年》决议的支持，把赞成票改为弃权。

作成这种决定的动机是由于我国代表团坚决相信，引入与根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崇高事业无涉的因素，也就是我们认为毫无关系的因素会构成我们共同努力上的悲惨而无意义的变态行为，对本组织只有发生严重和分裂的影响。这种企图明显地歪曲了《行动十年》的原有目标，推翻了大会和本组织在我国一向支持的对真正种族主义和真正种族歧视进行的战斗中已经达成的辉煌记录。

最后，不仅因为法律和政治上的考虑，并且由于深切的道义理由，奥地利觉得不能够参加这条路线。

主席：我们现在投票表决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10320）第27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一。关于决议草案一所涉经费问题的第五委员会报告载于A/10336号文件内。有人请求举行记录表决。

举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佛得角，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利，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非共和国，哥斯达黎加，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尼加拉瓜，挪威，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奥地利，巴哈马，马拉维，新西兰，巴拉圭，

决议草案以一百一十七票对十九票，五票弃权通过（第 3377（XXX）号决议）。

主席：我们现在投票表决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10320）第 27 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二。 有人请求举行记录表决。

举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佛得角，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尼加拉瓜，挪威，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奥地利，巴哈马，中非共和国，海地，马拉维，新西兰，巴拉圭，

决议草案以一百一十六票对十八票，七票弃权通过。〔第3378(XXX)号决议〕

主席：我现在请投票表决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10320）第27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三“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有人请求举行唱名表决。

举行唱名表决。

经主席抽签请加纳首先表决。

赞成：格林纳达，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老挝，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利，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南斯拉夫，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佛得角，乍得，中国，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埃及，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反对：海地，洪都拉斯，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海岸，利比里亚，卢森堡，马拉维，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斯威士兰，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

利时，加拿大，中非共和国，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斐济，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弃权： 加纳，希腊，危地马拉，牙买加，日本，肯尼亚，莱索托，毛里求斯，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塞拉利昂，新加坡，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上沃尔特，委内瑞拉，扎伊尔，赞比亚，阿根廷，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缅甸，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加蓬

决议草案以七十二票对三十五票，三十二票弃权通过〔第3379（XXX）号决议〕。

主席：我现在请投票表决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10320）第27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四，“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

决议草案以一百一十二票对零，二十五票弃权通过〔第3380（XXX）号决议〕。

主席：我现在请投票表决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10320）第27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五，“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

决议草案以一百三十一票对零，四票弃权通过〔第3381（XXX）号决议〕。

主席：我们已经结束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8的报告（A/10320）的第一部分的审议。我请法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正如我在刚才举行表决前很清楚地表示的，我国代表团想要改正对关于种族主义和行动十年的决议一和二所投的票。我要求将法国对该两

案文的表决作为弃权。的确，现在很清楚，该两案文是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的。

从原则上说，我国代表团尊重本届大会每一代表团应有的自由和责任心。每一代表团都应本着正义和温和的精神以及顺应国际良知的意愿投票。

法国一直在耐心等待，希望激动的情绪、党派的偏见和对临时结盟的爱好会向理智低头。我们曾希望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会认识到：对我们关于象人类的尊严和我们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必须进行战斗的严重问题常常达到的共同意见，必须不加以歪曲，也不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象决议三那样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同等看待。我们觉得很抱歉，对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的活动可能走向危险的一般趋势必须提出正式保留。那就是我请求改正表决的用意。

人们将会记得，在这一个难过的日子里联合国对种族主义的性质分裂成意见冲突的派别。我们希望本组织恢复理性，也希望我们同意筹备的《行动十年》会排斥使它成为思想战场的论题。

法国希望它的更正投票会被解释为一种呼吁和一种警告。每一个人都应该十分清楚，法国在原则和实践方面一律反对转移《行动十年》原定目标的任何行动。

主席：大会将注意到法国代表的声明。

我现在请想要在表决后解释投票的代表团发言。

莫尼伊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国似乎出现了一种风气，许多国家结合在一起作一件令人愤慨的事情，接着，一作完这种事情，却又对胆敢指破它们这种行径的人表示愤慨，然后说它们没有任何差错，所以那样做完全是由于最初指破它们的差错的那些人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所引起的。

为了顺应这种奇怪的敏感，美国决议不在这次表决之前发言。我们现在以极

感忧忡的心情在事后来表示我们的意见。

美国对联合国大会和全世界宣布，美国不承认，不遵守，也决不默认这种丑恶的行为。

差不多三周以前，美国代表在社会人道及文化委员会——这种字眼今天我们听来含有多么讽刺的意味——中以一再斟酌充分考虑的措词请求联合国不要做这样的事。他说那是“下流的”。今天情形更进了一步，这种下流的事情最初只是偷偷摸摸作的，现在则到了明目张胆不知羞耻的程度。

将来有的是时间来考量这种行为对联合国所造成的伤害。历史家会为我们做这工作。目前我们只要注意一件带有预兆的事实便够了：这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股极大的邪恶的力量。

反犹太主义——正如本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奖人安德烈·萨哈罗夫几天前在莫斯科所说的——似乎已受到国际的认可。

今天大会对杀害了六百万欧洲犹太人的杀人犯给予了象征性的大赦。这件事的本身已够邪恶了，更坏的是迫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大会这件事就决不会发生。

这个日子将永不光荣，那些想要扭转这种情势的人们有责任宣布他们的想法，好让历史家知道我们在这里战斗过，我们的人数这一次并不算少，我们虽然失败，但我们在战斗的时候完全知道真正损失的是什么。

任何研究这件事的历史家，任何参加这件事的人都不应以为我们进行的战斗是各国政府的、各国外交机关的和为了与我们各自人民无关的问题的。象所有别人会为他们的国家讲话一样，我要为我的国家讲话。

在所有我们战后的历史上没有另一个问题使美国的公共意见如此的一致。美国

总统第一个明白表示：这件事决不可发生。美国国会在参议院一致通过、众议院的437个议员中有436个议员表示支持的一个议案里宣布完全反对这件事。紧跟着美国犹太人之后，美国工会运动首先对这件丑恶的行动发动谴责。其后，一个连着一个，伟大的美国民间组织都强烈谴责了这件邪恶的事情——特别是基督教教会也曾这样做。美国联合国协会回想到联合国的诞生就是为了与象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的恶劣事情作斗争——战时联合国同盟从一九四二年开始——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对其他在纽约的141个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团直接发出了呼吁，要求它们不要做这种不可告人的事。

大会决议通过的提议是“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形式”。那是谎言，但是联合国把谎言宣称是真理，所以真正的真理必须重新加以申述。

第一点要说的——这里我必须以尊敬的态度和我的科威特同仁分辩，他在学问上是很杰出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完全错了——是联合国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种族主义，但是没有给种族主义下定义：正如爱丽丝漫游记中红心女王说的“先判刑，再定罪”。但这不是爱丽丝漫游记中的仙境。这是荒唐和腐败会产生真正后果的真正世界。

就在十一月七日，大会主席代表卢森堡发言时还警告过，通过这一决议不仅有随之而来的风波，并且会表现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他注意到，会员国对于它们所谴责的究竟是什么，意见全然不同。

他说“就我来说”——我们很钦佩他，他说这话还没有为时过晚——“在这样的机构中作出决定前，应该先弄明白要赞成的或是要谴责的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相当时间的”。

恐怕我说得不清楚，事实上联合国有几次给“种族歧视”下了定义。定义虽不够严谨，总还是看得出来。从来没有下过定义的是“种族主义”，那是异常严重的指

控——种族歧视是一种行为，种族主义是一种学说。事实上，这个名词只在最近才在联合国大会文件中出现。

我们能够找到的这个名词确经讨论的一次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三委员会第一六四四次会议，当时讨论的是秘书长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主义国际公约的现况的报告。在那一次——当初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为了达到思考准确的要求是花了相当工夫的——发生了应该在若干序言段落中如何排定“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相关位置的问题。杰出的突尼斯代表说“种族主义”应该在先，因为纳粹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同样杰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却不以为然，他解释说，因为纳粹主义包括种族主义范围内的一切主要成分，应该首先提它。那就是说种族主义只是纳粹主义的一种形式。讨论在使人发腻不得要领的情况下结束，由于这唯一的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只限于序言段落中的字眼次序问题根本没有触及这些字眼的本身意义，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指导的原则。

可是，人们不能不细想一下在不久以前苏联那次发言的背境下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个情况。如果照那位杰出的代表所宣布的，种族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一种形式，又如果照这次决议案所宣布的，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那末我们逐步推论下去就会要宣布——联合国庄严的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纳粹主义。

我们这里说的是谎言，是二十世纪很熟习的政治谎言的一种，超出了历史上所有的虚假和荒谬。这谎言是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但是极其明白的真理是：犹太复国主义不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

“种族主义”一词是英文里相当新的创作。例如在牛津英文词典中就还找不到这个词是从比较新的关于世界上人类的一些学说中得来，这些学说都是已经被推翻了的，它的大意是说，在显然可加类别的人群之间，各有重大的生理的差异，这种差异

构成人类的不同等级。 据第三版韦氏新国际词典的定义，种族主义是“一种假定，认为品质和能力是由生物学上的种族决定的，各种族彼此间又有显著的差异。”它进而“相信某一特别种族的固有优越性，和它统治别的种族的权利。”

那种意思是清楚的。 同样清楚的是那种假定和那种信仰统统与称做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和宗教运动不合。 作为一种严格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是在一八九七年才创立的，虽然从一种显然合理的意义上说它的渊源是很古的。例如若干基督教的分支就常常说，依照圣经先知的观点以色列有一天会再生。 但是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欧洲是在国家意识和热望的普遍高潮中出现，于一八四八年之后散布到中欧和东欧多数其他人民之中，过了些时候又扩展到所有非洲和亚洲的地方。 对信奉犹太教的人们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今天所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犹太形式。 成为积极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寻求移居到巴勒斯坦去的人，可能大多数都出生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境内，难怪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会第二二九次会议中要对以色列的邻国“派遣它们的军队进入巴勒斯坦从事军事行动，目的在——照葛罗米柯先生自己的话——镇压在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遗憾（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71号，英文本，第7页）。

这个民族解放运动与它以前的运动，同时的运动和后来的运动相比，有一个异常的性质——如果我没有说错，它是独特的性质，那就是，它不按出生而按信仰来确定它的成员。 那就是说，它不是爱尔兰人解放爱尔兰的运动，不是波兰人解放波兰的运动，不是阿尔及利亚人解放阿尔及利亚的运动，也不是印度人解放印度的运动。 *

这个运动不是由于遗传因素的历史关系结合成的人民的运动，如果是那样的话，

* 副主席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担任主席。

我们就可以笼统地但不是没有意义地提到中国人民；它也不是占据同一领土的许多不同群体人民的运动，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到美国人民，而并不违背真理。相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是说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并宣布任何犹太母亲所生的人，或者——这是绝对重要的事实——任何转信犹太教的人都是犹太人。那就是用大会第二十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中的词句来说，不论“种族，肤色，出身，民族或人种本源……”的任何人。

以色列国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它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国民的“种族来源”的广泛：它有黑犹太人、棕犹太人、白犹太人、东方来的犹太人和西方来的犹太人。这些人大多数可以说是生来就是犹太人，就象多数长老会教徒和多数印度教教徒生来就信奉他们的宗教一样，但也有许多犹太人则是皈依者。为了一贯地表明这个问题对于那种宗教和政治的文化的的重要性起见，以色列法院确定犹太人转信另一宗教便不再是犹太人。同时以色列的口中包括了大量的非犹太人，其中有信奉回教和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来源的基督教徒。那些人有许多是以色列的公民，不是公民的人能够按照法律手续成为公民，很象在典型的西欧国家中成为公民的情形一样。

现在我愿大家了解我要说的一点，仅只这一点，就是不论犹太复国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不是，也不能够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按逻辑推论，以色列国可以是，或者可以成为多种事物，理论上包括许多要不得的事物，但是它不能是，也不能成为种族主义者，除非它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事实上，把犹太人作为“种族”的想法不是创自犹太人而是创自憎恨犹太人的。把犹太人作为种族的想法是由十九世纪反犹太份子象豪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和爱德华·德律蒙那一班人所发明的，他们看到在一个非宗教性日增的时代中，那就是说那个时代使得人们之间更少有宗教上的区别，反犹太主义的旧的宗教基础

失去了势力，需要新的理由来排斥和迫害犹太人，因此把犹太人作为种族——而不是宗教的信徒——的想法便随之产生。一开始这种想法就是卑鄙的，文明人都不支持它。现在联合国居然赞成这种想法，真是表示文明已走上末路了。

就是为了关心文明和人类珍视的文明价值，才使我们在这时候感到特别的激动。这里成为问题的不仅是以色列国的荣誉和合法性——虽然对任何会员国合法性的挑战理应随时引起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警惕，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影响到我们所谓人权的全部道德和法律准则的严正性。^{*}

今天在这里所讲的可怕谎言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不仅人们开始要说，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在说，联合国是一个讲谎言的地方，更为严重且无法弥补的是对人权运动所加的伤害。首先的伤害是它把种族主义今天还含有的真正而可恶的意义剔除了。当世界上的人听到种族主义的意思广泛到连犹太民族解放运动都包括在内时，他们对于种族主义，对于向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将有何感想？

这种谎言的散布将会造成另一种伤害。人权的观念已经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国际的范围，并对旧的殖民强国发生影响，许多联合国会员国的独立，大部分要归功于人权的观念。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时代，独立可能再要遭受威胁。一些新的势力正在出现，而且人们都已看见，还有新的预言家和新的专制独裁者，他们都会用象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认可的曲解言词的方式去为他们的行动作辩护。今天“种族主义”一词的意义已经失去。明天象“民族自决”和“国家荣誉”等名词也将会遭到同样的曲解以推进征服和剥削的目的。这种主张一提出各个小国的完整就会受到损害。申张人权的语言，也就是唯一可用来保卫小国的语言，如果不再受到信任不再具有它本身的力量，世界的小国将如何保卫它们自己，能以什么理由去

^{*} 副主席阿拉尔孔先生（古巴）担任主席。

推动他人来防卫和保护它们呢？

除了那种危险，还有非常严重的最后危险。那就是我们现在对人权的概念和申张人权的语言造成的损害无法加以弥补。我们今天所知的人权概念并不是在人类事务中一直就存在的概念。它是在世界上特定时间和特别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概念。十七世纪欧洲的哲学家开始主张人的存在不依靠国家的存在，人对政治社会只有在得多于失的情况下才需要加入。在这之后，人权的概念方始出现。从这个特殊的哲学产生出政治权利的概念，以及个人对国家作权利主张的概念；因为个人被视作与国家是分离的，他可向国家提出合法的权利主张。

那就是产生国内权利与国际权利概念的哲学。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世界不相信这种哲学了。大部分世界信仰较新的政治思想方式，相信不接受个人与国家截然不同和个人比国家更重要的哲学，相信因此对人权概念不给予任何支持理由的哲学，以及相信没有适当言词来表达人权的价值的哲学。如果我们把多少世纪以来传给我们的言词加以摧毁，我们就没有言词来代替它们，因为今天的哲学没有这样的言词的。

我们之中还有一些并没有放弃那些比较老一点的、但对大部分世界仍是相当新的言词的人。我们现在，在这里，在任何地方，永远都不会放弃。

美利坚合众国宣布它不承认，不遵守，也决不默许这种丑恶的行为。

科雷亚·达·科斯塔（巴西）：巴西政府投票赞成宣布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的决议草案。巴西的投票不是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解释为反对犹太人或者犹太教。巴西充分认识到生活在我国社会中的犹太人，不论其出生在我国或他国，所作的有价值的贡献。巴西人民完全憎恶种族主义是由于它自己的背景和道德原则。巴西拒绝接受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观念。巴

西的士兵为了向纳粹法西斯和它的灭绝种族的行为进行斗争在欧洲牺牲过他们的生命，关于这一点提醒大会也不算太过。在巴西对种族和宗教团体没有法律的、社会的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事实上，信奉犹太教或犹太裔的巴西人与其他巴西人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所有的活动。所以指控巴西政府或社会有任何种族主义者或歧视的态度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可是，巴西并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学说。巴西自以色列创立之日起就承认它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不能认为这种承认关联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表示同意。这种立场对其他情形也是有效的。事实上，承认一个主权国家和它保持正常和友好的外交关系并不含有创立那个国家的历史事实发生了推动或辩护作用的学说或思想表示接受的意思。

为了政治和宗教的理由，不是所有犹太社会中的人都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概念。许多人拒绝这种概念并不因此失去他们作为犹太人的宗教或种族条件。因此把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认为是一样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巴西的投票表示我们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性或排他性学说。巴西不愿违背国家的传统受人引导去接受任何种类的种族主义，不论其所采形式是如何巧妙，也不论是否由于全然漠视现实所造成。所有的巴西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巴西社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吸收融合了来自所有各大洲的人口集团，表现出极大的能力。在巴西，种族、宗教或语言所形成的少数民族被分开或隔离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此，巴西人民不喜欢在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觉得与其种族或其祖先国家的关系比与巴西的关系更为密切。

最后，我们不相信把以色列的情形与殖民问题相提并论是正当合理的。殖民问题的要义是人民热望求取独立。以色列国是几近三十年前建立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即使要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也已经走完它的历史程途了。

绪方贞子夫人(日本): 自从五十多年前日本提议把种族平等的原则列入国际联盟公约中以来,我们一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我国代表团曾支持联合国尽力采取广大而一致的行动去反抗任何有系统的种族歧视政策,并表示准备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合作。

我国代表团相信联合国在专门为对抗违反人权的特别形式拟定行动目标时应尽量谨慎,以免当前的情绪和政治考虑导致进一步非正义的行为加诸后代子孙的身上。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 A/C.3/L.2159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审议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大的努力,以期在我们决定扩大《行动十年》的方案之前达成共同意见。

我国代表团支持了延迟通过决议草案三的提议,因为我们觉得对抗侵害人权行为的联合国行动方案如果得不到会员国的绝大多数支持便不应实施。可是,决议草案三的通过引起了我国代表团严重的关切。把犹太复国主义和《行动十年》的目标联在一起引进了一种意见太分歧、太过于政治性的因素,使得原来要对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采取的联合行动,无法进行。

《行动十年方案》明白宣告:

“...对人与人间基于种族,肤色或人种本源的歧视就是对人类的侮辱,应该认为这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大会第3057(XXVIII)号决议,附件)

事实上,方案的拟订主要是为消除种族隔离,这是根据种族本源实行制度化的种族歧视最恶劣的例子。在第三委员会最近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不能断定犹太复国主义应归入这种明确歧视作法的同一范畴。因此我国代表团对确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的决议草案三弃权。不过,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决议草案二和三,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支持《行动十年》原定的目标。我

们对《行动十年》方案的态度，包括设立国际基金和召开世界会议，将要按《行动十年》的实际发展为基础来重作检查。我国代表团诚心希望《行动十年方案》会向取得广大支持的方向去做，希望本决议的通过不致增加中东对立的气氛，因为在那里求取公正和永久和平的认真努力正在进行。

库雷希先生（巴基斯坦）：我国代表团觉得有必要对于投票赞成决议草案三一事提出简短说明，因为反对它的人一再地说该决议草案对犹太教这种宗教和信奉犹太教的人构成有组织的攻击。这是再荒谬也没有的说法。许多世纪以来信奉回教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和信奉犹太教的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回教人民与他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关系。我们承认并尊重犹太人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我们对本世纪犹太人遭受的浩劫和多少年来他们从偏见与种族傲慢所遇的苦难并无内容。在中世纪时，阿拉伯和回教国家是犹太人避难的天堂，伟大的犹太学者阿布—巴拉卡特和穆萨·宾—迈蒙居住并活跃在巴格达和开罗的宫廷中。我们经常希望这三个一神教国家的人民能够象过去若干世纪的情形一样再度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在圣地。

今天大会所做的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在中东的政治表现表示不满，它把巴勒斯坦人民逐出他们的家园，它代表着他们的继续分散与流亡。对那些人做出的错事应加改正。象不久以前某一天巴基斯坦常任代表在这里说的，在这件事上拒绝正义就是拒绝和平。

中东主要的问题是建立公正和永久的和平。今天我们听到的过火言论并不能达成这个目的，但也不应让它影响我们在那多事地区寻求和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工作是获得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占领阿拉伯的领土上撤退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我国代表团希望国际大家庭以联合国对这问题所作的决定为基础，包括今日上午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两个决议，继续向那些目标作尽可能的努力。

里瓦斯先生（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在第三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中对决议草案三弃权，该决议草案决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我们不同意它所载的这种宣示。为此理由，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声明，就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一点而言，哥伦比亚不觉得必须遵守大会在迄今为止本组织所通过的关于对种族歧视作斗争的各决议中所作的各项建议，各该决议是我国代表团曾经投票赞成过的。

米歇尔先生（海地）：我国代表团想要在此时解释它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行动十年》执行情况的投票。

我国在独立以前遭受过歧视。它有助于殖民地的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我国代表团总是在联合国向种族隔离进行战斗，投票赞成反种族主义制度的公约。为此理由，我们本来很高兴投票赞成，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整个方案。我们本来极高兴投票赞成该方案下的决议草案一和二，因为它们规定了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可是，决议草案三把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便将整个方案歪曲了。

我国代表团在十月十六日对这决议采取了它的立场。我们投票反对 A/C.3/2159 号决议草案，该草案后来成为决议草案三。我们认为把该决议放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方案中完全不伦不类。因为决议草案三与决议草案一和二有连带关系，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决议一和二弃权，并对决议三慎重地投票反对。

主席：大会已经聆听了我的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在本项目的各项决议经投票表决之后解释其投票的理由。因此我宣布关于议程项目 68 第三委员会报告第一部分的审议已告结束。

有三位代表曾要求准许行使他们的答辩权，依照以前的决定和大会的惯例，我

将在会议终了时请他们如此做。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第三委员会报告的其他部分。比利时、爱尔兰和沙特阿拉伯代表要求行使他们的答辩权，我将在第三委员会报告的其他部分审议终结时请他们进行答辩。

主席：大会现在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77 的报告。

我请突尼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请你看看钟？现在是下午九时二十五分，而且我们在这里已经坐了大约三个半小时。我认为大会应该休会到明天再开。

主席：我听从大会的决定，但是，我要指出，依照我手头的资料，剩下的项目可以较快地处理，因为对仍待审议的第三委员会各决议草案并没有代表报名要对其投票作解释性的发言。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议程，并且听取三位代表对今天下午辩论的项目行使其答辩权。

自然，应否将我们的工作延至明天应由大会决定，但是我说过，我相信假如我们立刻继续进行工作，我们可以很快把它做完。

假如对于这次会议的休会没有正式动议，我就进行把议程项目 77 交付大会审议，希望我们可尽快结束我们的工作。

大会现在将要审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这报告是关于议程项目 77，标题是“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这个报告是在 A/10309 号文件中。

有代表团要求对投票作解释性发言。因此我们立即转到由第三委员会提出草案，载于 A/10309 号文件的第 8 段。

对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4 段有人要求分别表决。

我现在将执行部分第 4 段付表决。有人请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纳、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智利、中国、刚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卡塔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洛麦隆联合共和国、坦尚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 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缅甸、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芬兰、希腊、格林纳达、冰岛、爱尔兰、日本、利比里亚、马拉维、新西兰、葡萄牙、斯威士兰、瑞典、土耳其、乌拉圭。

执行部分第4段以七十九票对十二票，二十二票弃权通过。

主席：大会现在表决整个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以九十九票对一票，十八票弃权通过。〔第3382(XXX)号决议〕

主席：大会就这样结束对议程项目77的审议。

我们现在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78的报告，标题是“对南部非洲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权给予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在人权享受上所发生的不良影响。”第三委员会的报告是在A/10321号文件中。

大会现在表决由第三委员会提出的和载于A/10321号文件第8段的决议草案。
有人请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不丹、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柬埔寨、智利、中国、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达荷美、民主也门、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西班牙

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尚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弃权： 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意大利、卢森堡、马拉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以百零九票对零票、十票弃权通过〔第 3383 (XXX) 号决议〕

主席：大会就这样结束议程项目 78 的审议。

主席：大会现在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69 的报告。 我们现在表决第三委员会提出的宣言草案，载于 A/10330 号文件第 18 段中。

宣言草案以九十七票对零票，二十票弃权通过。〔第 3384 (XXX) 号决议〕

主席：我现在将第三委员会提出的决定草案付诸表决，该决定草案载于第三委员会报告书的第 19 段。

决定草案以一百零八票对零票，七票弃权通过。

主席：因为没有代表团请求在表决之后对其投票作解释性的发言，我们这就结束对议程项目 69 的审议。

我们现在请那些要求行使答辩权的代表们发言。

隆盖斯泰先生（比利时）：今天下午刚开始，在辩论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程序动议时，一位同事指责我发出最后通牒。 另一位同事，也是我的老友，却

只说我在使用压力。

我可以告诉这两位同事，在相当遥远的过去，我国都受过最后通牒和不可容忍的压力，这证明我深知受制于这种举动的痛苦。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从来没有干过恐吓的勾当，将来也不会干。

我说的第一位同事更进一步。他甚至怀疑我国政府对种族歧视问题所采立场的确实性。为他，也单单为他，我要说自从行动十年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投票赞成决议一。今年我们两次投票赞成，一次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另一次在第三委员会。

至于有关在加纳召开行动十年会议的决议二，我国代表团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第三委员会上都支持加纳自请作会议的主办国。

肯尼迪先生（爱尔兰）：主席先生我请你及大会各会员国原谅我要求再一次发言，但为使情况完全清楚，我觉得我应该再一次提到科威特代表关于与南非外交关系的声明。

对我们来说，这是极端重要的原则问题，而且必须把立场弄清楚。今天下午一次较早的发言中，科威特代表在这个讲台上说欧洲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与南非有外交关系。现在，我虽不能代表九国说话，我没问题可以代表爱尔兰说话。爱尔兰与南非没有外交关系，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们甚至也没有互派职业性的领事。爱尔兰在约翰内斯堡只有一位荣誉领事，南非指定一位爱尔兰公民作驻爱尔兰的荣誉贸易代表。他甚至还算不上是荣誉领事。我相信大会的同事们都理解，这是保护我国公民利益的最基本的要求而这与外交关系是截然两回事——我强调外交关系这些字眼是因为科威特代表在原来的声明中提到过。我必须要求在会议记录中澄清这点，因为我们与南非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外交关系，对我们来说，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觉得我非使用答辩权不可，特别是针对美国代表莫伊尼汉先生今天晚上解释他的投票所说的话。我要提醒他所使用的一些词汇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也是不用的。

我明白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有“缓和”，即使冷战时期，美国代表和苏联代表在他们针锋相对的发言中也都是比较客气的。

莫伊尼汉先生说评定犹太复国主义等于种族主义是骗人。在这个东道国里，我们知道骂人骗子是不算什么的。我就听过美国人互骂骗子、杂种，那是在开玩笑。他们说“你这个杂种”或“你这个骗子”，但是我们不能在本大会中接受，我们依照传统认为是侮辱的词句。在世界我们那一部分，假如有人在公共场合骂别人是骗子，那人必有行动；他甚至可能杀死这人，而法官可能认为他无罪，因为他是被这种侮辱激怒而杀人的。请东道国的代表们注意：我们不习惯这种叫骂，而且我们也不会习惯于这种叫骂。

他再三地说“骗人，骗人”。难道美国和西欧各国真理的垄断权？我的好友，莫伊尼汉先生，你的教养到哪里去了？你有权提你的意见。你可以说你错了。但我们都是骗子，七十二个骗子？你有真理垄断权吗？你当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你对旁人的态度不应如此专断。

莫伊尼汉先生说通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是不名誉的行为。请告诉我，莫伊尼汉先生，分治巴勒斯坦难道就是名誉的行为？我不知道你那时几岁，你还是小孩吧。问我分治巴勒斯坦的事吧。你的一位前任总统，故杜鲁门先生——愿上帝让他灵魂在和平中安息——在他的回忆录说过：“犹太复国主义者日夜都向我闹。”当美国国务院告诉杜鲁门先生不要仓促从事，因为美国会得罪中东的人民，他说，“告诉我究竟有多少阿拉伯选民？成千成万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向我闹要

分治。”当然我只是引大意，因为我这里没有回忆录。我再三的提到那些国务院的官员们，那些衣冠楚楚的家伙有资格叫美国总统怎样做吗？

你说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是可耻的行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使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流亡分散难道就是可嘉许的善举吗？一九一七年你们驻土耳其的大使，犹太人的摩根索先生说过你们最后一定会引起美国反对那些自认利益与该国内一致而且不愿从其中分离出来的犹太人，难道他说错了吗？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事情的另一面？著名的犹太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父亲在他写的“我们时代中犹太复国主义的没落”，中说（我还是引大意），犹太复国主义者自认与众不同，只有他们懂得是非曲直，这就是一种没落的象征。莫伊尼汉教授，请读他的书吧。这本书在这里可以找得到；也许联合国图书馆没有，但你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得到。你若真的找不到，我很愿意送你一本。

莫伊尼汉先生重申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再地编造出来的道理说犹太复国主义是以圣经的预言为基础的解放运动。我的好友莫伊尼汉先生，就此而言，你为什么不去支持被关在居留地的印第安红人的解放？你为什么不在你国内开始那个解放运动？

巴勒斯坦人民先被贝尔福先生出卖，后被杜鲁门先生出卖。故伍德罗·威尔逊先生从凡尔赛回到美国时，不免心灰意冷因为他发现同盟国——就是联合王国和法国——已把阿拉伯国家置于实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委任统治之下。

莫伊尼汉先生，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当然你可以说你还没出生。但你是一个大学教授。你为什么不去参考历史书？你知道什么叫克兰特派团吗？你国政府派克兰先生去调查巴勒斯坦的事实真相。你们美国代表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提起克兰先生的报告。他说过，在住满巴勒斯坦人的国家里制造一个国家是非正义的。

贝尔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凭什么要在我们中间制造一团糟的局面？巴勒斯坦人以及这地区的所有阿拉伯人究竟有什么对不住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地方？为什么你要在六七千哩之外插上一手？你也许说，“噢，假如我不这样做，苏联就会把中东拿去。”我们既不依附你们也不依附苏联。你们要自由。两百年前你们为自由而战。谁叫你们来我们的地方？

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里给你的影响——我发现一位坐在你旁边的先生正是汉弗莱参议员，他不只在美国有名，在别处也很有名——他可否私下老实告诉我，这些年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曾向美国施压力去继续推行那自食其果的政策，这政策使美国自绝于阿拉伯世界的所有人民——不，回教世界的人民——不只是回教世界的人民，而且是第三世界的人民，不只是第三世界的人民，而且是被殖民国家所压迫的一切人？

我亲爱的朋友莫伊尼汉先生，我仍愿称你为我亲爱的朋友，因为兄弟有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请你和你们出席第三委员会的代表加门特先生不要用“污秽”这两个字。你引了英文字典。你知道“污秽”的意思是臭恶、淫猥、肮脏、不纯洁。我们不用污秽猥褻的字眼。在西方世界色情描写中无孔不入的污秽猥褻又是什么？色情这英文字在古希腊义为文学上的妓女。莫伊尼汉先生，究竟是谁在干猥褻的勾当？你不必到四十二街去。它充斥了西方世界，因为主管人们以人权为借口而马虎其事。这是放肆，不负责。而你对七十二个会员国投票赞成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决议之事用了“污秽”两个字。我相信假如你预先知道七十二个会员国因为你的话而多么伤心，你就不会使用它了。你到过印度。你作大使应该学到一些印度风度。你到过亚洲。你的生活不象在切萨皮克湾或波士顿的牡蛎。你见过世面。衡量一下你的言词吧！我本可以骂你一百句，但我不骂，因为我有我的尊严，而且我尊敬你是人。

我几乎不能补充我的科威特同事所说明的：为什么我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即等于种族主义。我在过去二十六七年中再三地告诉你，我们与犹太教没有争吵。开始这个运动的是欧洲犹太人。他们与我们的犹太人无关。他们利用犹太教这种高贵的宗教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目的。

我们在六、七千哩之外与你什么相干，竟劳你来干涉我们的事务？假如你要把世界的我们这一部分当作势力范围、象其他大国所做的，那也许是你的事，但我反对这种处理国际事务的旧办法，因为若不是由于恐怖的威胁力量我们也许已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犹太复国主义者辩称他们不愿共处于双民族或任何其他国家之内，因为他们是特殊的，而且上帝给了他们巴勒斯坦——我亲爱的朋友莫伊尼汉先生，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帝经营地产？拿出地契让我们看看。又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帝赐给贝尔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委托代理权去转让那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在那土地上住着的人们至少有一些曾经是犹太人，但因为吃不消原教旨主义的犹太教士而改信了基督教？上帝分给人土地吗？

我亲爱的朋友莫伊尼汉先生，你知道得很清楚“锡安”据说是大卫王的坟址。这就是为什么要尊崇锡安山的缘故，因此“诗篇”中记载说“我仰望群山”。我们过去认为到了某个时候就会兴旺起来的，正是那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

因此，贝尔福虽然对世界的那一部分没有法律支配权，他甚至在他的声明中都提到了“民族故乡，”而不是民族国家。那是一种委任统治，而犹太人在人口中还不到百分之六。你赞成民主制度，而且你赞成“一人一票”。英国人和美国人愿不愿意用公民投票来调查巴勒斯坦人民是否接受以圣经预言为基础的外来份子？你可以问我圣经以及中东的一神论的宗教。我记得你有一次告诉我你是天主教徒，而你却不读圣经，你让神父们替你解说圣经，我读圣经。

在我们的地区中，我们用说话时采用夸张、类推、比喻的方法。难道你是真心要告诉我你仍然相信夏娃是亚当的一条肋骨，以及善辩的蛇告诉夏娃说：拿这个苹果去吧。吃了后你就会学会聪明；告诉亚当也吃一口？在美国这里有很多苹果。你要吃多少就有多少，它们都是很好吃的苹果。但吃了苹果之后，人并不会获得聪明。这些都是象征的说法，我的好友莫伊尼汉先生。当它符合你的政治目的时，你就照字面的意义来解释。

而且，我们杰出的朋友汉弗莱参议员——他的出席鼓励了我——可否告诉我为什么七十六位参议员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命令之下自动行进？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有大部分的大众传播工具，而政治竞选运动是依靠大众传播工具的——不只是竞选参议员和众议员，甚至竞选美国总统。上帝保佑这个国家不受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的任何候选人。上帝保佑他！联邦政府却不帮纽约市的忙。在拉瓜地亚作市长时，我就知道纽约市，我希望因为我们住在这儿，汉弗莱参议员会帮忙本市。但是参议院马上就要投票送给以色列 25 亿美元了，而且埃及得到慰问奖——5 亿或 6 亿美元。送给以色列 25 亿美元。为什么？因为它是“民主的堡垒”。

什么民主？仪式化的民主？宗教在民主之前就仪式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上教堂，而且在两次大战中向说过“爱敌如己”的和平王子耶稣祈祷。但第二天他们又相互厮杀。

我的好友美国人，我们与你们有什么过不去呢？我们与你们有共同利益；我们要与你们一同增进这些利益——不只是沙特阿拉伯人，并且是许多阿拉伯人。你们对我们说：“假如我们不这样做，苏联——共产主义——就会侵占你们。”但是，何以共产主义者会到我们中间来？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政策。

有很多阿伯拉国家是苏联的朋友——不是泛泛之交而是因为苏联帮忙了他们的这种朋友。而且，苏联是乐于见到你们犯错误的。有一次我告诉我的好友，正

是葛罗米柯先生——或许我可以这样称他，因为我认识他已大约有二十八年了——“但是你是投票支持分治的。”我作过一次发言，提到堕落的民主。而葛罗米柯先生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算作是在堕落民主之中？”我说：“我们有一句阿拉伯的谚语说，‘若把鞍针放在内袋，它就在臂下戮着你’。”他把手伸进内袋说：“我没有鞍针”。我说，“查查你另一个口袋，”因为他也是推动巴勒斯坦分治的。

佛蒙特州参议员，你们一九四七年在此的代表奥斯汀参议员曾想过不推动分治，看看我们是否仍能找到答案。但是你们的杜鲁门先生将事件揽在手里。联合国的一位元老罗慕洛将军在成功湖作过约一小时的发言反对分治。你说你并没有使用压力。他收到他政府的指示说他必须投票赞成分治。他是一个人品很高的人，因此他离开纽约。对他当时的总统使用了压力，所以驻华盛顿的菲律宾大使被派来举手赞成分治。

斯佩尔曼枢机主教为什么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反对我们？他被派到拉丁美洲去拉票，他去拉了票。但到晚年时他却后悔了。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过，“我当时不知道分治会造成那么大的麻烦。”

苏联无权干涉；只有你有权干涉。

你现在要去吃饭了？去吃饭吧。你饿，我不饿。不过不要漫骂，因为我们是不用漫骂的。

我不说你这样骂遍七十二国是可羞耻之事，就这七十二国的理解所及，它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做得太过份了——这些人的排外性；上帝选民观，就象是上帝有所歧视而特选了一种民族。我们在这里战斗的对象就是歧视。完全是虚构的理论！试想想有些人是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你说：“因为我们的历史背景，我

们应该在巴勒斯坦。”但是迦南人在巴勒斯坦远早于东方的犹太人；我一再说过，东方的犹太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是从迦勒底的吾珥南迁来的，这地区位于今天伊拉克的西部。你在这里是想骗谁？想宣传？巴鲁迪是不作宣传的，他只告诉你历史真象。

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玩弄基督教徒——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中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情绪而倡言“犹太教基督教背景”。

但是上帝——假设我们相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上帝派遣了玛利亚的儿子，拿撒勒的耶稣，来到世上。但是你们拒绝他，说他是假先知。你们要等你们自己所选的救世主来到世上。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自圆其说，想利用高贵的犹太教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是骗不倒人的。我一再说过，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与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保持来往的。我说过好多次：“作为犹太人到这里来住；不要建国。”“不，我们要建国，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巴勒斯坦。”而且连埃班先生在这个讲坛发言时也提到这句话，我当时就过去告诉他我刚才说过话“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地产业了？”埃班先生是曾在剑桥或哈佛大学念过进化论的人。而且赫佐格先生是博学多识的人，著了许多书。连他都来玩弄你们的情绪。

我的好友，你们美国人，觉醒吧，我们不要你们去恨任何人。我们不爱犹太复国主义者。我个人为这些人感到可惜，因为这些人被带错了路了，而且象许多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我说的，这些人患有精神病。我们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上帝保佑那些知道何处该停并且就停在那里的人。”这些人不知何处该停。这些人的祖先从来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他们在我们中间是外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信基督教，但并不就成为闪米特人。尼日利亚人，就此事来说，或者印度尼西亚人都信闪米特人的宗教，伊斯兰教，但不见得就成为闪米特人。

但犹太复国主义如果办得到，却想聚集 1,600 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些人中许多都已自认为是他们出生的或选定的国家的人，在商业、科学和文化方面都很有成就。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却依然要说他们是特殊的人民，只是因为他们信犹太教就主张应该把他们“包纳”在巴勒斯坦之内，因为上帝赐给他们巴勒斯坦——虽然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全能的上帝保持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来往。

这种虚构的理论必须打破。这种特独和排外，这种自绝于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祸胎。而且这些人一旦成为任何一个社会的代罪羔羊，但愿这样的事不会发生，象我这样的人就会冲向前去把他们从那些认为一切灾难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造成的人们手中救出。不要以为旧戏不会重演。

我很高兴我们中间坐了一位参议院的杰出代表。他可能不以我的观点为然，但至少他可以教育他的参议院同事，叫他们不要盲目地只着重政治的考虑而伤害了巴勒斯坦人民；我可以告诉美国代表团，巴勒斯坦人民过去都是犹太人在公元七〇年他们的神庙被罗马人摧毁之后，当拜占庭帝国统治这一地区，利用基督教来推动政治和经济目的时，他们改信了基督教。在第七世纪中，一个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出现于世，许多这种过去是犹太人的基督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祖先来自亚洲北边的卡萨尔人，在公元第八世纪皈依犹太教，说巴勒斯坦是他们的，把当地居民的巴勒斯坦人民驱之四方。

这若不等于种族主义和歧视，又是什么？

149 他们要使历史倒流，把宗教当作民族。你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民族是由居住于同一地理区域，具有共同利益以及一般都使用共同语言和过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人们组成的。民族的构成如此。盎格鲁撒克逊人曾经自认是一个民族。但是我到英国，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只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还有凯尔特人、苏格兰人、约克夏人、马恩岛人；并且人种血缘相互混杂。一〇六六年杀了哈罗德的

诺曼底人又怎样呢？他们是从法国北部来的。

种族是架空的，它是供教室使用的过分简单化的观念，莫伊尼汉教授应该是更明白的。决定歧视的是态度、优越感、排外感，而不是偏见。

我在第三委员会渡过一生，三十年，想要了解偏见是什么。而你说我们的行为是污秽。莫伊尼汉先生，在你发污浊之言之前先去清洁你的污秽之国吧——假如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忙。假如你强壮，很好，希望你更强壮，但把你的强壮之力用来争正义，而不要用来支持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我要在世界的我那一部分反暴政至最后一息，只要哪里我看到暴政我都要去反它。不要给我念经、喊口号，说你是在拥护民主。在分治巴勒斯坦时你是否表示过民主？不要把民主当仪式；让民主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民主始于自制而非放肆。看在上帝面上，觉醒吧，因为不久——除非有当前令人注目的人物如你，汉弗莱先生等人将这个伟大的国家引入正途——你就无法救本市于破产了。

当本市濒于破产之时，去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吧，不是以 25 亿美元之数而是以 200 亿美元之数。纽约市这里有犹太人，200 万犹太人。为什么不帮本市？为什么不把纽约市变成第五十一州，引进许多那些被误导到以色列而吃足苦头的犹太人？我听说其中许多人想回苏联去，但苏联警告过这些人：离开了就不能回来；所以这些人都来到这里。

把你们的钱拨一点来这里，那我就很高兴留在纽约市而不会看到遍地老鼠，因为本市脏得不象话。施舍先及亲友。你们为什么要支持反苏联的苏联人？那阶段已过。十年或十五年前这里挂了些标语：“解放欧洲”，“解放欧洲奴隶”。现在都卸下了，因为苏联强大，他们知道苏联不易击败。我告诉苏联同事说沙特

阿拉伯虽然不承认共产主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与他们做朋友。我不象约瑟夫·麦卡锡，他把苏联人当作生了霍乱或什么病的人。苏联人也是人。他们已逐渐资本主义化，你们的意识形态却是非牛非马。我们已经认不出那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是国家社会主义。苏联正在用从美国学来的资本主义的技术。觉醒吧，因为我们喜欢你们。我们喜欢苏联人。许多到过那里的朋友回来说苏联人是好人。换一种新方式吧。不要玩弄势力范围，因为势力范围和力量均势的政策产生恶果。象汉弗莱参议员这样的人有责任教育美国人新方式，使“主义”不彰，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好犹太人而能在双民族的国家或任何其他的国家机构中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因为他们若不求与阿拉伯人共处，我们只能同化或驱逐他们。

亚历山大大帝在何处？来过这地区的塞流卡王朝，罗马王朝、拜占庭王朝、蒙古王朝又在何处？我不提先于他们的闪米特诸国。曾经统治中东的土耳其人，我们的兄弟，在何处？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又在何处？他们的帝国在何处？它们都烟消云散了，只有上帝常在。我们有三个帝国。阿拉伯人被权力和财富冲昏头脑，结果帝国覆亡了。看在上帝的面，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吧。你们只有二百年的历史。文化上正在青春。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教训吧。不同意我们时不必用骂；假如不小心骂了之后，漱漱口省得污浊留在嘴里。

赛义格先生（科威特）：我注意到时间已近十时半，而且紧接着我的好友沙特阿拉伯大使之后发言，我加倍感到非简明扼要不可，虽然还得答复三位代表的发言。

爱尔兰代表再一次提到爱尔兰与南非的问题。他所重申的与我根据 A/AC.115/I.415 号文件第 5 页所引述的根本没有不同。不错，他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资料，诸如有关使节团的大小和是些什么人等等，可惜我没有见到这些资料。不幸，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不认为有必要向我们提出这些细节，假如爱尔兰代表

认为将这资料载诸记录是重要的话，我诚挚地请他要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发表更正，以及在表上附加注解，将他所认为必要的细节告诉我们。

关于比利时代表所作的声明，他对“最后通牒”一词表示异议。我们反对以待以最后通牒。从十月三日起，我们耐心地听取西方国家告诉联合国说：除非否决这个决议，他们才重新考虑对行动十年的支持；他们可能撤消对行动十年的支持；诸如此类的话。我们是不是咬文嚼字，说这是最后通牒，警告还是威胁？重要的是少数国家告诉联合国，不管民主规则，不管议会规则，少数用胁迫来要求多数改变主义，不然的话就会有严重后果。这若不是最后通牒，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了。

在回答时，我指出这是骗人的最后通牒。我指出这个事实：如果否决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草案就对行动十年给予支持的诺言，其本身就是骗人的；因为联合国已答应投票支持行动十年，所说的十年是一个行动的十年。我指的是拿最后通牒来对付我们的会员国的记录。假如比利时代表指明要比利时关于南非的记录的话——南非的惩罚、孤立、挫折和失败都是行动十年的目标——我就提醒大会那个记录是什么。

比利时反对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第一次拒绝接受南非全权证书的报告。

比利时反对了大会主席禁止南非参加第二十九届会议的裁决。

比利时被列入与南非有外交或正式关系的国家——事实上，为了避免象关于爱尔兰的那些细节，我要提出比利时与南非的关系。比利时在南非派有一个外交使团和一个领事馆，而南非在比利时派有一个外交使团，一个领事馆，一个商业技术代表团，一个新闻处，一个移民处和一个陆海空武官最后提及那位是驻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比利时是南非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比利时有一个城市有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通航等等。就是这个国家诚恳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决议，我们就会全心全意参加行动十年来摧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吗？我不以为我们之中有谁会傻或笨到相信答案是“是”？

关于美国代表所做的冗长的发言我要说一两句话。首先，我读过莫伊尼汉教授的著作，我必须承认莫伊尼汉教授比莫伊尼汉大使更具有说服力。美国的常驻代表提出一个滑稽的理由。他评论我所说的关于联合国对种族歧视所作的定义的话，说联合国对种族主义不曾下过定义。其后他炮制了一个荒谬的三段论法，自以为推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说是犹太复国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一种型式或者是倒过来，——我连他说什么都忘记了。但在他所有的障眼法中，他忘了回答这个问题：联合国通过的种族歧视的定义是否适用于犹太复国主义？莫伊尼汉大使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不作答复，我可否认为他一半同意这个决议，他只怀疑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怀疑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因为他认为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联合国的定义，但是其后他没有答复这个定义是否适用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都扯到题外，对我们说他对于种族主义的看法。他没有答复的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同意犹太复国主义实行种族歧视？因为他没有作答，我就可以相信这是默认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

最后，与我的好友巴鲁迪大使不一样。我不会因被人谩骂而懊恼。从十月三日起，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内部和外头所用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叫骂——“邪恶”“污秽”、“下流”、和今天的“骗人”在美国代表的发言中时时出现。我不懊恼我不困窘。很久之前在我上哲学的第一课时，我的教授告诉我：“只有说不出理由时才用叫骂”。叫骂是不能代替说理的，叫骂就是承认理智破产。

下午十时三十五分散会